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7936



書叢本基學國

志 國 金 大

(下)

撰昭懋文字



行發館書印務商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

紀年

章宗皇帝中

承安四年

時宋慶元五年也

二月詔建太學於京城之南。總爲屋七十有五區。西序置古今文籍。祕省新所賜書。

東序置三代鼎彝俎豆。敦盤尊壘。及春秋釋奠。合用祭器。于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居之。公卿以下。子孫竝入學受業。每季臨觀。課其優劣。學徒甚盛。諸生獻詩頌及賦者四百人。國主博學工詩。曾于雲龍川泰和殿賞牡丹詠詩。時五月初也。詩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方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

先皇顯宗亦嗜詩。曾於世宗朝右相石琚生日。賜以一詩云。黃閣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繡絺歸里社。冠蓋盡都門。善訓懷師席。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福被元元。又次高駢風箏韻云。心與寥寥太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山長水闊尋無處。聲在亂雲空碧中。皆得詩人風騷之旨也。

九月。太后趙氏薨。太后寢疾時。主入白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

007936

四百口。爲煬王所殺。叢冢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薦冥福。歲時奠享。我不敢費公錢。我自有錢七萬可以辦。汝但說與皇帝。要時時省得。我死瞑目矣。越旬。太后薨。宸妃以其遺留分與中外姻親及諸趙女之在京遠近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建九級浮屠。遣太后殿內侍侯衍往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以度牒。時征行調發。民方厭苦。聞有度僧之命。遠近犇就。遂及五萬人。於寺旁建八寺。以處之。右諫議胡列壁諫不省。時國兵屢敗。愛王處和龍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主見兵革未已。心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以酒。嘗乘小馬。命宮人攜酒。殺鼓樂。徧趨池館。意之所悅。必留飲至夜。嘗一日。謂魯王瑀曰。蹈叔父子如此。傲者必衆。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語。瑀泣曰。兄弟不信。尙誰信邪。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概疑之。由是諸王皆緘默。如癡風焉。

承安五年。

時宋慶元六年也。

自愛王叛後。北兵連年深入。加以荒旱。所在盜發。嘗遣祕書監虞世奔說愛王。以世

襲王封。竟不得要約而還。是年大軍大舉深入。至斯波川。驅兵十日。以俟河冰合。和龍帥完顏太康集兵禦之於東津。大軍長驅而前。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人椎冰。伐柴薪燒川。燎于岸。刳木爲舟。中積熾炭。冰不能合。大軍在對岸。愛王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十二月丁酉。陷大都城。圍和龍。太康之兵皆潰。其子根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城禦。大軍攻之。凡十七日。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大軍拆民屋爲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糜碎。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灤。平三州。余崇義遣樞密官屬同立好古。

載金玉美女自山後出居磴嶺。逾大漠。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國。蒙人聞使至甚喜。好古因說之。襲草地可
以大獲。蒙人從之。次年三月。蒙兵犯北部。敗其衆于骨立。追襲餘兵。徑至楊割城。聞之始懼。亟回師。大興
以北千里。蕭條耕桑俱廢。加以旱暵。民不聊生。是年。宋遣戶部郎中趙善義來賀生辰。未幾。又遣都官

郎中吳旰爲孝宗太上后崩告哀使。善義還至雍邱。因與本國人爭下車子處。忽謂之曰。爾方爲北國所
擾。何暇與我交爭。莫待要南朝起兵夾攻邪。其下共調護之。伴使乃不爭。翌日。伴使謂趙曰。昨日國信尙
書所言。某等歸上頭。莫須奏過否。趙惶恐。以醉爲辭。具謝之事。聞趙遂坐奉使生事免官。旰之使也。善
慶未還。國中以奉使驟來。疑偵其國中事。旰之旰胎。未卽納。陰遣人至臨安伺之。得其實而歸。乃遣使來
迓。旰入境。與趙遇于途。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但私以片紙往來而已。秋。宋光宗崩。

泰和元年。時宋寧宗嘉泰元年也。是年。有羣牧使耶律得壽叛。聚兵數萬。以毛尾爲大帥。主拜十一騎爲元帥。馬紇

石烈善樂爲招討使。將兵三十萬以擊之。誅德壽毛尾。遂追其餘衆至草地。凡六十日而歸。冬。浚界壕
深廣各三丈。東接高麗。西達夏境。列屯戍兵數千里。防其復至。

泰和二年。時宋嘉泰二年也。五月。國主大晏于西涼觀。鄂王資起白主曰。天時人事不順如此。日已晡。恐勞聖躬。

請駕興。主曰。方與諸王公樂飲。何勞邪。資泣曰。國兵屢敗。邊地蕭條。兩河盜起。北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是
樂飲時也。主曰。我嘗謂與公等相見。偏說撓人心懷事。資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飲醜邪。侍郎李西華前

曰。資是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主曰。卿等常自爲一黨。以非我也。自是多以暑熱不視朝。日夕與宸妃及諸內侍爲長夜飲。詔大興府擇民間女子十三以上三百人。有姿色黠慧者。進入禁中。教爲酒令。及効市肆歌勸。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天旱正屬禱祈。索女恐招怨詈。且非敬天修德之事。翌日有旨降秩。罷知耀州。

泰和三年。時宋嘉泰三年也。是時宸妃嬖幸用事。軍中奏報。悉令裁決。妃見有急切。多屏不奏。間有少捷。卽以示

主。且喜且笑。會寧陷失。平濼破壞。主皆不知也。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言之。主始駭然。顧問內侍直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邪。汝回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無由得見。世卿曰。太宗討趙氏之罪。凡攜其三千口來。今日亂國家。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哉。

泰和四年。時宋嘉泰四年也。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紅如血。司天官奏曰。十年後主天下大亂。主怒曰。如此全盛。

豈十年能亂之乎。六月。愛王發疾卒。其子雄三大王立。大將共戍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辭。大

將怒。遣其掌文官顏飛責讓之。初。愛王定約。以國家初起之地。及故遼封疆。自溝內以北歸之于北。溝南則爲己有。累歲結謀用兵。愛王無分毫得也。至是使來責之。雄畏懼而從。十二月。葬父愛王於冷山。遂進兵。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紀年

章宗皇帝下

泰和五年

時宋寧宗開禧元年也

正月完顏天穆將兵五萬人與大軍戰於北陝口自辰至酉國兵疲敵益添生兵

國兵不敵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戰及暮勝負未決收兵退時天寒甚大軍舉火彌漫山谷詰朝萬衆壓壘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車衝之隨開隨合日晚皆飢渴兵遂潰天穆傷甚左右欲載以馬輿先奔天穆曰不可吾曾大父爲開國功臣吾爲子孫不能救國之敗何面目見宗廟乎奮劍大呼瘡裂而死大軍進至桑乾完顏天與聞其兄死憤甚持兵禦之於舊坪望見有虎皮象馬居中者直前以槊刺之不勝而死蒲伏虎烏倫大漠收衆天都山兵不甚敗至二月大軍退旣出境三日平州有警報蒲伏虎自平朔引兵晝夜行至平州而大隊已去三月陷末波城出白道敗統軍兵殺三戍將及千戶賀拔禾四月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州皆震五月祕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上言上國之兵以生啗爲糧戰陣之間不患飢渴則戰有餘力我兵與角力不暇則飢渴交迫易至疲憊以此較之野戰非所長臣乞於幽燕以北及敵人

經由之地控扼險要不必與戰則其執自沮兼牛馬橐馳之類竝皆收牧置之城內彼無所掠則將自食其所有崇義亦然之遣使者督兵築城時歲飢耕獵皆廢河北河南山東之民貧悴飢疲無力以耕寇盜蜂起沿邊及遼西爲大軍攻陷至此又築城遣調役及老弱婦人京畿之民素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帥守皆榜諭敵若深入民皆不保與其死於干戈之慘曷若勞苦於城郭之間民始遣就伍至八月末築古北口東陘二城樓櫓未備而遊騎駸駸來矣十一月大軍分兩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陂奏至主集羣臣議之祕省及諸省官皆請遷都以避難聶希古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明尙王天驥曰兵已遠來此間徒聚議何益獨不見南宋宣和靖康之事乎請自前往議之翌日以律明爲河東道統兵監軍律明至軍率衆鑿溝引白溝河以自固大軍至水傍睥睨越三日風緊雪飛及曉冰厚五尺餘兵悉渡乃以炬火鎔冰撤屋壘竹木茅等盡燒於冰上其衆騰躍國兵大敗律明等以身免夜入長秦城會國中遣竇永固來援律明天驥遣報令依山入城且報慶州令堅守大軍聞西夏之驚乃回師

秦和六年時宋開禧二年也正月詔求直言權參政蒲察兀魯條陳備大軍六事詔付省院詳酌施行四月南宋遣鎮江都統制陳孝廣取泗州又取虹縣統領許進取新息縣孫成取褒信縣王大節爲江州都統引兵取蔡州不克而潰主得汴京留守完顏童奏晨起謂大臣曰南兵敢來可謂我國無人知樞密院余崇義曰陛下有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務勤儉天災流行民窮國困南宋亦且來向此不足慮但

恐秋冬之間。大軍必將復動。西夏窺陝。四國皆驚。此可憂耳。主曰。君勿他言。我問南方事。宜急圖之。
自隆興甲申。宋朝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凡四十三年。是年五月丙戌。宋寧宗內批。北金世讎。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旨。明示海內。翌日。下北伐之詔。

五月。遣平章事僕散揆爲宣撫使。駐開封。宋鎮江都統戚拱遣人結漣水縣弓手李成。焚我漣水。皇甫斌引兵攻我唐州。敗焉。池州副都統郭倬。馬軍行司李汝翼會兵攻我宿州。亦敗績。倬等還至蘄縣。國兵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以與國兵。乃得免。六月。宋爽以建康都統侵壽州。敗績。田林以建康副都統取壽春府。宋叛臣吳曦遣其客姚維源來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爲蜀王。主賜以金印。詔封爲蜀王。十一月。起民兵於河南。十七萬入淮。十萬入荆。襄。又起河北十萬戍居庸關及韓水大雞川。以防北邊。內外騷動。民聚爲寇。始益衆矣。國兵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郭超失利。遂進圍楚州。偏師趨棗陽軍。又圍廬州。守將田林拒我師八日。圍解。又圍和州。克信陽軍。圍襄陽府。又克隨州。宋守將遁。州人具香花拜。斂兵不殺。遂之德安。攻眞州。於是濠梁。安豐及竝邊儲戍。皆爲國兵所破。又破西和州。十二月。圍德安府。爲守將李師尹所敗。成州守臣辛慆之道攻六合縣。遇宋師於胥浦橋。宋兵大敗。守將郭倪棄揚州走瓜洲渡。遣使吳端持詔印授宋吳曦於置口。曦自置口歸興州。以本國之命稱蜀王。國兵自淮南退師。是月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相摩於初暗之時。至是復有此異。

泰和七年

時宋開禧三年也

春宋遣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來行省完顏弼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皆有和意

五月宋遣使方信孺來以通謝國信參議和好六月宋再遣林拱辰來使林仲虎副之先是信孺往河

南行省求和元帥僕散揆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行揆復諭之曰乞奏朝廷更得安宣撫一書與西

元帥乃善宋朝諭旨安丙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縑帛西帥啓緘却餉而令鳳翔路都統使完顏昱作

書以遺宋大略云當聽命於行省而已是時吳曦來附南宋誅之所獻四州旋爲宋人所取南宋遣三

使來一通謝一告哀一賀生辰通謝使者林拱辰是也國中遣迓使宣諭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璧吳

玞朱致和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時國所索於宋者五事一割兩淮二

增歲幣三犒軍金帛四取陷沒及歸正人五取韓侂胄首級侂胄聞之大怒復有用兵意十二月宋遣

許奕吳衡來使時已誅侂胄矣

是年十一月乙亥殛殺侂胄於玉津園側

泰和八年

時宋寧宗嘉定元年也

春宋梟韓侂胄首於兩淮仍遣使謝奕來充通謝使並言開禧權臣授首故也上

遣諭成使完顏侃喬宇使於宋和議始成以大散關及濠州歸於宋五月甲子太白經天西夏遣使

求援於我先是泰和六年帝大發兵侵西北諸糺生蕃也鄰接比號曰驍騎有衆三萬盡數起發侵江南

次年罷兵和好如初諸糺還歸因賞不均皆叛北歸太學生李藻上書言宮中事主大怒勅斷一百午逢

辰、白綸、田廣明者，亦上書勸北伐。主以爲擅欲興師，窺圖進用，皆杖一百。四人挈其家亡之北地，相與獻謀。又有諸亂輸其力，於是大軍益銳，恐西夏議其後，乃大舉兵攻之。至是西夏遣使求援，主不應。其臣僚諫曰：西夏旣亡，必來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主曰：敵人相攻，中國之福，吾何患焉。不聽。十一月上崩，在位一十九年。

章宗性好儒術，卽位數年後，興建大學，儒風盛行。學士院選五六人充院官，談經論道，吟哦自適。羣臣中有詩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庶幾文物彬彬矣。惜其十年以後，極意聲色之娛，內外嗷嗷，機事俱廢。間出視朝，不過頃暫，回宮與鄭宸妃、李才人、穆昭儀，竝馬遊後苑，因留宴。俟月上，奏鼓吹而歸。以是爲常。張天貴、江淵等用事，豐饗昏荒，朝中陳奏便宜，多不經主省覽。愛王叛於內，邊釁開於外，盜賊公行，充斥道路，邊疆多事，兵連禍結矣。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紀年

東海郡侯上 在位五年

東海郡侯名允濟。世宗第七子也。允濟在章宗朝封衛王。爲奉聖軍節度使。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河北。章宗崩。無子。而世宗之諸子惟允濟在。章宗所嬖內侍李黃門者。傳遺詔與尙書右丞撒罕共立之。十一月丙寅。允濟卽皇帝位。拜撒罕太師。領三省事。封申王。詔羣臣先緣事故罷者。悉復敍用之。其見居官者。普增爵位。各有差。詔北邊連年用兵。肝腦塗地。貧人困悴。言之惻然。可令所在官司存問賑恤。

大安元年

時宋嘉定二年也

正月。改元。大赦天下。二月。國主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銳欲北征。聽羣臣之諫。

而止。敵人聞主新立而喜。曰。彼老懦無能。不足畏也。遂決意南侵。是月。焚惑入太微垣。犯執法。七月。

丙申。詔百辟求言。是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內出寶器及圖書文畫。付雜買場賣。又諭民納粟補官。時州郡無富室。迄無應命。薄聞西夏及北方稻麥皆熟。時陝西差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之間。田

差有秋。

大安二年

時宋嘉定二年也

二月詔河東河北沿邊募饑民修水利令所在官司任責三月詔內外百官條陳

禦敵之策又詔去歲荒歉所在流民失業在處閒田曠土甚多官給其種糧貸以牛力候歲有成官司量

與收入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大安三年

時宋嘉定四年也

春禮部兼太常卿杜世昌奏請郊天地用周禮春秋祈穀之制張慶之以爲不可世

昌曰朝廷閔雨徧走羣望今種多不入土若一歲得稔便可少安不告之天將安禱也衆以爲然且用春

秋龍見而雩之說王親祀南郊與地祇合祭先一日祭太廟於大興殿祕監邵文虎奏乞州縣立力田科

初遣使行諸路觀田之墾廢以爲守令殿最是春西夏始爲大軍所攻遣使求援國主新立不能救大

軍至興靈而反夏人恨之時金國亦爲所擾教益衰夏人恨之遂叛乃改元光定是時大朝國教益強

但居其故地於燕雲置行省命其大臣領之所謂大師國王也韃靼之先與女真同類蓋皆韃靼之後

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地直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離爲數十部有黑水白山

等名白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遣人迸入渤海惟黑水完強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奚爲契丹所

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真

混同江即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之源也

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爲韃靼

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宋初各再入貢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尙能種秫稌以平

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強。方金國盛時。韃靼歲時入貢。衛王旣立。韃靼主忒沒真始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爲大朝收附矣。又有濛骨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國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自天眷年間。宋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即兀朮所謂四太子者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之。其國亦自稱祖元皇帝。時爲邊患。遣以子女玉帛。則敵爲內顧。而回師。蒙人稱帝。旣侵金國。得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全不類蒙人。又漸有火食。至是大朝乃自號大蒙古國。然二國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爲一名。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萌骨。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北方。西夏。萌骨所據。蓋金主太宗創業時。地二十七團寨。而北方之境。東接臨洮府。西與夏國鄰。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今盡爲大朝所有矣。又先有鄰於金界者。其酋封北平王。被殺。其弟繼立。其子白斡波方二歲。大金取歸國中。養于黑水千戶家。章宗泰和七年丁卯。時宋開禧三年春。北平王之弟環州進貢。金國乘其無備。醉而殺之。復立白斡波爲王。宋通鑑云。韃靼有黑。白。此白韃靼也。遣還國。始白斡波在黑水千戶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娶其女爲妻。國中不從。白斡波怨怒。叛歸黑韃靼。以至益強。漸併諸族地。遂起兵攻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爲所破。又獲夏國僞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七月壬戌。

太白經天。十八日。大軍自和龍直趨山後。與國兵戰於灰河。凡三日。勝負未分。大軍三千騎突衝擊。國兵亂。大軍乘之。主急命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領軍迎戰於大勝甸。執中者老將也。知兵善戰。自主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犇還。上怒罷之。大軍至屏口。國兵又敗。九月十四日。攻奉聖州。後二日。城破。進軍野狐嶺。上遣平章軍國獨吉毛吃合同烏林答將兵以禦之。相遇於野狐嶺下。喫合按兵不戰。日將夕。令諸軍下寨。大軍乘國兵不備。出谷衝突。又調一軍轉出其後。國兵腹背受敵。大恐潰散。大軍逐之。遂大敗。死者蔽野塞川。十月。大軍至晉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主遣殿前點檢完顏七斤統兵數萬出城戰。七斤又敗。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一日。大軍至昌平。時南宋遣使余嶸來賀正。道不通而還。聶希古奏請大興尹烏陵用章榜諭居民。使自爲計。城內外亂甚。老弱犇號。少尹張天和奏請京城一十八門隨方便自門以出。凡永順、東義、寧化、新興等縣皆有城壁。許其容受。民皆飢凍。死者相望。翌早。諫議俞昌世請避敵。高着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萬一足離京城。敵隨後至。豈容我有駐足之地。初。忠獻王粘罕有志於都燕。因遼人宮闕於內外城築四城。每各二里。先後各一門。樓櫓城塹。悉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廩倉甲仗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兀室及韓常笑其過計。忠獻王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爲信。及海陵煬王定都。旣營宮室。欲撤其城。翟天祺曰。忠獻王是開國社稷元勳。措置必有說。乃止。及是。命京城富室遷入東子城。百官家屬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

分守兵二萬。凡市廬小民聽其犇避。初七日游騎至城下。完顏天驥遣中將金突通奔馳。凡殺三千許人。去大興門。望見煙塵漲天。鼓聲震地。遂急奔回。是晚大軍營於路下。大興尹烏陵用章分命京畿諸將毀在城橋梁。瓦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舟渡。運不及者投之水。拆近城民屋爲薪。納之城中。凡城市有儲蓄。縱其搬運入子城內。不許閉。完顏天驥欲以兵劫其寨。律明曰。不可。二人與聶希古建巷戰計。十一日大軍攻南順門。天驥設拒馬於南柳街。縱其入。日已半黑。以槊禦之於拒馬內。且縱火燒兩行民屋。街狹屋倒。大軍死傷甚衆。退屯於南順門不退。俟火息乃退。天驥力戰而死。律明入內守。駕自巡城。勞軍。十四日大軍攻內東城。以民屋爲樓。與城相敵。隨毀隨立。城中發大砲擊之。金吾衛將軍邵邕戰死。二十三日大軍攻內城。四城兵皆迭至。自城上擊之。敵稍失教。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爲婚。許之曰。婚待別日。只是大軍至此。豈得更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匹。牛羊各五萬匹。東安王曰。此非使人所得專。當奏之皇帝。及晚入禁城。以木舁懸入。主命議之於明堂殿。翰林學士張興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爲食。將留攻不去。獨不見侯景運石頭米之事乎。因命人取通鑑以呈。聶希古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主曰。惟有金縉錦帛可耳。翌旦。凡懸三百囊。及東安王復出。大軍大怒。舉縉帛焚之。欲烹東安王。已而有勸止之者。至午。攻內城轉急。發大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又壘木於下。復欲沃水爲冰。完顏律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熏炙于上。且發礮木拒之。夜遣百戶數十人劫大軍寨。殺傷甚衆。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三

紀年

東海郡侯下

重慶元年

時宋嘉定五年也

正月三日。河東總管統軍完顏及高陽帥遣賁興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完顏及又遣

人使於朦骨。俾襲其國。大軍覺不得志。亦欲請和。乃許以羊一萬。又請止援兵之來。高者年曰。此不可。忠獻王及幹離太子嘗以此術誤南宋矣。國家自嘗爲之。豈可復墮其計。乃報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會被掠人將軍穆思順乘間走至賁興軍。言狀。賁興與穆思順皆速進兵。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大軍退。取興中路歸。賁興等追之。敗其後軍。十五日。內城及四子城開。完顏及等見主大哭。主亦泣曰。燕京自天會初。不羅兵革。殆將百年。僧居道觀。內外園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建。并永霸。皆陷之。赤地千里。聞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錦以北見歸。聶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二女順國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遣王良復報聘。至陰山致命。其國相聞之大怒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俟秋高時。地與公

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五月改元。合祭天地於南郊。祀開國功臣。命有司定謚。十七日。連雨凡二十一日。時京師市井蕭條。草莽蔥茂。大興尹烏陵用章親課大興宰及千戶屯等耕墾廢田。時山東路都運俞良裔。河北路都運唐鼎。各運米五萬石至京師。民皆呼萬歲。是年小稔。然田之荒者。動至百餘里。草莽彌望。狐兔出沒。盜賊縱橫。莒淄灘河。中陝西之寇。動數萬人。所在屯結。朝議謀欲討之。張慶之以爲民未安集。歲雖稔而力未蘇。若調兵以平寇。恐大軍再來。則不堪應敵。若用兩河簽兵。止爲敵餌。無益也。九月二十七日。報至。大軍自蒲興路取三韓。哨騎二百。先至順州。舉朝相顧。不知爲計。烏陵用章與完顏律明曰。復用往時規模。張慶之力爭。謂當遷都以避。主不能決。聶希古曰。遷避當早爲之計。今敵已迫順州。朝發夕至。一動足則內外紛潰。若何收拾。此非策也。當如去年極力捍禦。俟其兵退。然後別議。今中京形勢宏壯。尤可保守。自燕山以南。皆是小郡。到大同。中山。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成規模。用章曰。多募強勇。復修苑城。守備百方。皆已精思。但空國大舉。去而復來。今茲攻城。志在必克。守城先須盡力。兼自七月完顏叔良謝朦骨已厚費金帛。昨叔良信歸。朦骨極喜。今當再募使人。優與借官。俾之告急。事寧。許以重報。大軍必被其內擾。聶希古曰。用章言是也。翌日。以用章爲樞密使。用章且請兼府尹事。許之。完顏律明且請守大城。用章希古曰。不可。大城汗漫。凡七十餘里。如何去守。設或不利。必皆走入小城。倉皇急遽。如何得入。紀律一亂。大軍必踵至。此危道也。不如從容養力。以候其至。但堅閉大城。俾之不可徑入。俟

其勞苦。我以逸制勞。憑高困之。不易之策。十月十八日。大軍至城下。一屯仁皇寺。一屯大安門。十一月初一日。攻順陽門。南順門。四會門。樓上乃以沸湯浸糞沃之。大軍皆乍進乍退。一將自北門梯城以上。大呼而前。用黑騎馳走諸門。守兵皆潰。用章令開苑城洞門納之。初二日午。攻內城南甬道。左三衛統軍李思安令發礮。木牛鼻礮擊之。死者甚衆。初六日。大軍發民間所疊木植竹籬等積甬道城下。務與城平。欲前搏戰。李思安自龍遊池鑿地道。以乾柿塗硫黃破絮醃油間塞於所疊木之下。初八日午。大軍登木堆。用衛軍大鐵椎。燈火下發。衆皆驚走。大元帥遣兵於夾口。用大刀。不許其衆退。焚死者臭不可聞。希古請遣人夜劫其寨。用章曰。不可。須是退有可據。今大軍據南順門。去子城九里。萬一失利。爲其所覺。羣起追逐。開城納衆。則彼乘其間。不納。則無故棄三千人。且損吾氣。希古喜曰。樞密自國難以來。凡所說。皆是社稷之福也。是晚大雪。國兵皆寒。十四日。雪霽。三大王雄自瀋州運乾蒸餅牛羊馬肉。凡五十挽車。大軍甚喜。十七日。攻內城。張瓊。范臻。率國兵自子城上用強弩射之。死者甚衆。攻者不輟。用大鐵鑿闊尺。尾作尖柄。以鐵錐錘上。踏之以上。李思安待其上城頭。用大刀斧斫碎。飛屍以下。大軍百計攻城不能克。獨城內柴薪乏。拆絳霄殿。翠霄殿。瓊華閣。分給四城。二十五日。大軍退。范臻欲出兵追襲。永興王使白用章。用章曰。不可。大軍知我守五城。共有十萬兵。彼以攻城不得利。今若遇伏。其敗必矣。多遣。則守城者少。少遣。則適爲大軍擒。此必有計。姑少忍之。至次早。東翠園黃興觀。乃有伏兵候我追之。然後夾擊。因復攻城。

衆乃服用章之言。十二月四日。大軍屯順州。毀城。忽不知所在。半月餘。始自古社越龍漠以去。

至寧元年時宋嘉定六年也正月。改元。大赦天下。三月。遣中使某人于大軍所。經殘蹂地。分設魚肉酒炙。招魂

奠醑。內出祭文。其略曰。禁煙祭先。土俗所崇。凡爾子孫。以此爲恭。乃令乏祀。神哭陰風。惟予一人。致爾若此。痛恨填臆。有類其泚。文旣頒行。讀者泣下。七月。大軍復至山後。都元帥完顏福興迎敵而敗。主黜之。

八月。起紇石烈執中爲右副都元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敵。二十日。發燕京。至紫金關。執中開關延敵。守關國兵上下千里。聞大軍過關。一時潰走。不可禁遏。執中還京。見上言。大軍執盛難敵。臣急來保守京城。上遣完顏綱將兵禦之。戰於易州。國兵大敗。綱獨引百騎至都。密奏執中受北賂。故放入關。執中聞之。懼誅。先是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主意。沮格軍賞。衆皆怨之。執中因人心之憤。欲廢主。遂回軍以誅南平爲名。二十四日。軍至東華門外。召南平計事。手刃殺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開。執中召細軍大將金壽語之曰。吾此來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救駕。壽諭止之。衆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關西大漢軍都統完顏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爲武藝軍所殺。執中以善羊驍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善羊大呼告其父曰。老賊欲反。何謂降之。復力戰。自旦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十矢而死。軍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兵東華門。主遣皇子蔣王持詔書投于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戶。軍民皆無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守門將軍合住啓之。執中引兵入宮。侍衛皆散走。進至大安殿。主望見之。遙

呼曰。令我何往。曰。歸舊府耳。主入後宮。邀皇后俱出。后留之曰。出則被執矣。執中見其久不至。遣兵執之。併其后。囚於舊府。二十六夜。執中遣內侍李監成弑主於其府。宣宗既即位。降封爲東海郡侯。

國主爲人仁厚。居兄弟中最賢。事世宗。小心不懈。歷承安。泰和年間。鄭王內死。愛王外叛。一則曰。蹈叔父子負之何言。二則曰。蹈叔餘殃。毒我宗社。骨肉疎忌。遂成嫌疑。國主逢迎其間。無少罅隙。泰和年間。盜賊縱橫。邊圉騷騷。空一國之事力。已不足以支矣。國主繼之。倥偬日甚。又懷宿昔之憾。遂動無名之師。力不逮心。輕佻外侮。甚至蔬食徒跣。日焚香告天。不幸適丁其會矣。初即位時。命學士吳宗稷草詔。具述國難及哀痛之意。復遣手詔諭愛王曰。泰和猜忌。兄弟失權。骨肉至親。化爲讎怨。誘引外敵。傾危本家。計王之心。亦復何忍。往事已矣。今宜改圖。朕遭家多難。靜晦以處。忽諸父諸臣。橫見推迫。不容固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勿行間言。憑陵以逞。叔姪二人。同形共氣。設復交鋒。務行兼并。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佑。昔梁晉與湘東爲叔姪之讎。晉引周兵以陷江陵。隨亦失國而爲人虜。此事宜鑒。三復予言。愛王得詔泣下。然執中已爲大軍所制。不能自由。京城凡兩遭重圍。肘腋禍生。執中之變起矣。內外諸臣。莫不惋惜。悲夫。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四

紀年

宣宗皇帝上 在位一十二年

宣宗皇帝名珣。世宗之孫。太子允恭長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大安年間。有長人見。語大興府百姓曰。豐王宜王燕。既而不見。又有道人持方寸玉印曰。以獻新君。置諸市上而去。莫知所在。東海既崩。紇石烈執中召番漢羣臣共議所立。時親賢凋落。烏陵用章。聶希古以爲豐王珣。乃世宗長孫。既親且賢。且有符兆。以次當立。時豐王長子譚哲馬見在京。乃以符寶付之。迎立豐王。九月九日。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迎拜於道。遂立爲帝。甲申卽皇帝位。改至寧元年。爲眞祐元年。降允濟爲東海郡侯。拜執中太師元帥。領三省事。封澤王。是時大軍至紫金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誘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大軍破涿易。至皂河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大軍失利。翌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乃遣左監軍高乞以紉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主以其有功。諭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則贖罪。敗則殺無赦。高乞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大軍

乘風縱火馳擊之。高乞軍大潰。自度必爲執中所殺。遂引糺軍圍執中之府。突入其臥內殺之。退詣應天門待罪。十月辛亥。主以高乞掌兵。不欲加罪。盡收執中弑逆之人殺之。拜高乞平章軍國。加樞密大使。于是大軍元帥圍燕京。大軍別徇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回薄燕京城下寨。是時太白經天。是年。宋遣使真德秀來賀登位。李璪來賀正旦。至盱眙而還。國亂故也。

真祐二年

時宋嘉定七年也

正月。宋何九齡謀取金秦州。大敗而還。是時。大國執盛。所將者降人楊伯遇。乃蔚

州吏。劉伯林。乃集寧縣射士。同漢軍四十六都統。及大項軍馬。分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簽往山後一帶防邊。無兵可守。悉簽鄉民爲兵。上城守禦。大軍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人無鬪志。所至郡邑。一鼓而下。自去歲十一月至今歲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不能破。時大軍又約南宋交攻。正月初九日夜。濠州鍾離縣北岸。有三騎渡淮而南。出文書一囊。絹畫地圖一册。云來通南宋請兵。宋守臣不敢受。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見金人政亂。起兵叛之。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大軍旣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徇山東地。諸盜往往應之。三月。復圍燕京。京師乏糧。軍民餓死者十四五。主遣使議和。索公主。及護駕將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綵繡衣三千。御馬三千匹。金銀珠玉等物甚衆。又請左丞相完顏福興以爲質。主皆從之。使來選女時。公主見在者七人。惟求東海郡侯少女小姐。姐最秀慧。遂以予

之。又令主鄉其國遙拜。主不敢拒。又以元帥圍燕之久。未嘗擄掠。欲得犒軍金帛。主亦從之。大軍北歸。居庸關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陜隘。李雄聚兵數萬。欲邀其歸塗而擊之。時完顏福興在軍中。傳主命。已南北講和。不許擅出兵。於是無敢動者。大軍既過關。盡驅山東兩河少壯數十萬而去。主召雄歸。加鎮國上將軍。燕京乏糧。遣李雄往涿州督運。大軍邀諸路。奪其糧。雄被殺。京城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死者不可勝計。大名守余崇義奏乞遷都。有旨集議於明陽殿。嗣慶王琮、嗣安王仲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顏宇、烏陵用章曰。昔忠獻佐太宗滅遼平宋。故建燕京。以龍朔上國爲根本。改置五京。東西南北。道理適均。慮南宋有取河南、山東之心。每視之爲度外去來之物。其臨終付囑於忠烈王。蓋以江南爲慮。及廢劉豫。以其地歸之於宋。此忠烈王欲誘引南兵爲江南計也。謀既不濟。及復故土。控壓中外。莫過於中京。今上國之地。皆已陷失。巍巍帝都。鄰爲敵境。兵戈朝起。夕已到京。此豈壯大之執。尙復泥古而不知變通。余崇義之奏遷都是也。大名不知何如。更定議之。嗣安王仲曰。昔太祖與宋夾攻耶律。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律既滅。太祖便令如約。忠獻愛其山川廣袤。風土堅悍。力勸自取。太祖不從。自微服以往。歸謂忠獻曰。燕京果好。但我不欲失言。我死汝輩自取之。今捨之而去。是失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社稷。孰若失燕京。仲無以應。律明曰。他處不知如何。中京斷不可留。聶希古曰。今河東有大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洛陽。陝西有永興。此八處皆帝都。大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

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東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開崇義葺理有規模，亦可倚恃。嗣慶王琮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此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輔人子孫？張慶之曰：太祖葬長白，今已隔絕，盧龍諸陵若邊鎮得人，亦可無患。爲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爲本，若大軍復至，京師必危，血食尙可憂，況陵寢乎？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做不可遷，亦須暫遷避，俟稍定然後爲還都計。議久之不決。五月丁丑，太白經天。十八日，內出手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做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朝諸侯，頃歲多虞，兵端未已。臣鄰思久遠之計，國人懷本土之思，盍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集議於祕書省，詞王三人旣承詔皆無語。樞密承旨提舉軍器完顏宗魯首議曰：盤庚遷亳，不可做襲。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雄強戰鬥，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竄梁魏，以此保國，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敵亦能往。今外人徒見畫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謂舍河北以厭其欲，則河南山東可爲國家久計。臣恐不然。不若以宗廟社稷之重，與國家死守，立於百戰之間，得勝執則因機興復，否則固守京都，轉輸於中原，使遠近猶知我爲雄強之國。臣以爲有中京則有河北，河南無中京河北不可保，河南豈能獨立乎？時樞密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意謂有人助，中京不必遷動。聶希古中不能平，因曰：諸公各思爲社稷計，勿懷己私。用章本無他意，首言曰：中京當遷，已無可議。今惟議所都之地可也。祕書監兼中書舍人俞憲之著作郎雍迪曰：樞密之言是矣。太原地瘠，復近北地，中

山猶燕京也。皆不可。永興大遠。惟大名。汴京。洛陽。可耳。惟上所擇。參政費昺曰。汴京爲四通八達之衢。梁宋地平。趙氏居之。至宣和事體可見。然彼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漕運。今我何仰邪。不若洛陽爲天中。猶有險固可守。聶希古曰。洛陽不如永興。汴京不如洛陽。誠可都也。但洛陽宮闕廢壞。地多荒圯。今若一旦修造。則國力不支。若止於因仍。又非所以爲帝王之宅。汴京宮闕。昨自煬王繕修之後。今猶堅完。氣勢差壯。權時之宜。惟汴則可。侍郎宮孝迪以迫近南宋。亦不宜都。直學士孫大鼎曰。太宗初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每有故國之思。深切慮之。豈是不要邪。今日之事。固已久定矣。都之何疑。宋之用事者。非有大志。彼方以韓侂胄爲鑒。誰敢議此。吾國兵較北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餘力。聶希古曰。衆議紛紛。惟白上以定都於汴。衆猶以宮孝迪之言爲然。是年遣使往宋。督二年歲幣。宋臣真德秀請絕之。使又再至。宋迄不予。時直院孫大鼎再入疏曰。古今殊時。執事亦異。論事不如論意。切思太宗命莊武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極其智巧。脅之以威。誘之以術。夕慮朝行。謀始謹終。攷其設施。大略有三。汴京旣克。不忍肆兵。誘之使至。始行廢奪。召其羣從子弟。布置耳目。搜錄無遺。惟懼顛木之有由蘖。將終爲國之害。不思康王遁於河北。大軍旣返。宋號復興。天時方暑。未可回轍。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千騎徑由山東。以趨淮甸。至揚州。垂得而復失。續遣忠烈王。越江窮追於海隅。以乘桴而不及。勝負相當。執始可慮。此其一也。宋旣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陝西。是爲故區。忠獻懼亟取。則百姓難給於政化。故先立張楚。次立劉齊。

若果爭必取。則復立靖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弱。謀未盡行。忠烈繼之。銳意取江南。計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平地。彼保江則河必虛。彼若不守河。是我嘗歸之。彼自委棄。在遺民當自歸。曲於其主。此其二也。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株。陳王兀室憂宋氏之再隆。其臣如趙鼎、張浚。則志在於復讎。韓世忠、吳玠。則習知於兵事。既不可以威取。復結怨之已深。執難先屈。陰有以從。遂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然後方行冊立。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有流寓於江南。及杜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南北交思。鼓扇生隙。務令斷絕。後患永無。此其三也。卽此三策。百年賴之。謂先朝視河南爲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誣於先志。蓋不都中京。則故遼之地難定。不防衛於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原之規模既失。惟有經畫兩河。尤不失爲曹魏、元魏之時。聶希古讀其疏於主前曰。當如何。烏陵用章曰。朝臣謂外敵雖強。若力戰以守中原。則河南、北皆爲臂指之用。是護胷襟以保心腹。此一說也。大臣侍從謂兵凶戰危。萬一失利。則社稷可憂。不如遷避以圖萬全。此亦一說也。二說各有利害。唯聖意決擇。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要臣等與陛下斷決。若用章兩可之說。殆未知其意。昔莊武太子到汴京。不克而歸。次年忠獻王傾衆而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耶律乾忠議之。忠獻以筭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親屬。或渡江南。走荆襄。此上策也。揀退老弱。收集精兵。委棄羅郭。堅守內城。以待四方之援。此中策也。優游不決。分守大城。此成擒耳。復議遣一將屯睢陽。斷東南之援。藥師曰。

南家皆是書生。少帝復無英斷。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南宋。一如所料。臣嘗憐之。不謂今日有此北軍已動。那時莫道不會說。因下殿拜求罷。主令內侍扶上。用章曰。聖駕一面邊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有何不可。但恐駕到所在。大軍亦來耳。希古曰。臣亦知之。但兵弱。國力不贍。使大軍倘至此。當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主曰。卿等且退。待今夕思之。遂退。御膳罷。主詣蓬萊閣觀音祠燒香。過浮碧池。望池南有二狐相攜以過。逐之。各登樹而走。內侍曰。幾日此物甚多。有戲舞於宣華殿前者。主拊髀曰。怪變如此。不去可乎。時宮殿妖異多此類。明日以此諭執政。會河南路統軍蒲撤七斤者。亦奏乞徙都汴京。希古袖出勅命。乞降詔令大名留守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內都轉運向玗。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西四路計度人夫車馬。主蹙額之。仍命參知政事胥鼎爲沿路排頓使。其姪霍王從彝者。復力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有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主曰。燕京乏糧。不能應辦。今暫往南京。俟一二年間。糧儲豐足。復歸未晚也。從彝乞自督運。主不從。從彝憂憤成疾而死。時五月甲戌也。辛巳。降旨會三省及禁中存留文書。併祕書省。蓬萊院。賁文館書籍。計用三萬車。犀玉瑪瑙等器。計用駱駝三千頭。先發去中山交卸。遣燕王告辭陵寢。主躬祀顯聖宮。啓發神主聖像。酌爵後。淚泣。翌日。令百官家屬親王宗屬皆行。出宮二千四百人。凡三衙兵卒之無妻者。妻之。在上者嫁諸郎將及其子弟。詔戶部領度支杜榘。內都知省余士侃。畿內都轉運李之才。護遞金帛。以希古爲提舉行宮一行事務。烏陵用章總領宿衛。以完顏昌爲大

興尹兼留守。二十八日，駕輿昌送于南順門外十里，伏地不能起。主令扶之，且勞曰：「卿家曾大父是開國元勳，卿父復死國難，宜竭力捍禦，使此行無後顧憂。」昌拜泣幾慟，主亦揮淚。三衛近侍皆流涕。昌復欲前送，有旨令速回，始辭去。且言事有便宜，容臣專行，許之。至涿州，趙何獻頓食，凡二千輿，上令分賜。九月二十九日，至易州，翌日至滄景，中山守鄭之邵來迎駕。十月一日，幸中山府舍，鄭之邵空諸寺觀。至者如歸。是晚，完顏昌奏到言：「大軍將動，遊騎已出入界上，仍乞速幸大名府，庶得中山之兵，可以協力。」詔太原帥完顏直出兵與嵐，代兵戍飛狐口，蓋防燕山間道趨河東也。初二日午，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帥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琚來迎駕，將及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遂幸大名府舍。是夕雨寒，參政張慶之與直學士院聶崇朝、顏叔靖登銅雀臺飲酒賦詩，爲侍御李彪所彈，各罰金。是夕，除兵部侍郎穆日華知大名府，余崇義昭文館大學士，成德節度使右僕射詰朝崇義正謝訖，與聶希古、烏陵用章奏言：「完顏成章在汴排辦粗定，滑州諸處節節皆有候頓，自此平遠，駕宜少留，應百官宗室親王家屬圖書財寶神主皆先起程，但此間與澤潞相近，太行諸盜不可不防，請先遣上國兵防護濟河。俟到諸處，仍發回護駕，不可無大臣一人先行，主令用章寶者年先往，且欲更進位號。」用章曰：「臣已過分乞到汴隨例，乃止。」除提舉一行事務者年副之，即日辭。是晚，完顏昌奏大軍至昌平，復回，諜言在順州大造攻具，至三日皆遁，恐由嵐，代入河東，以迫乘輿。臣已報完顏直力守南北二關，遂如所請施行。駕留

大名府凡幾月。復自大名路由新衛州渡河。穆日華辦沿河船凡四千艘。飲食餅餌皆先辦。衆咸稱之。及濟南岸。滑守帥官僚來迎。忽聞河東急遞報云。大軍聲言二十萬晝夜南來。過城不攻。乞勅河東諸軍及河南州郡爲防備。二十四日。駕入汴京。十一月朔。入宮。百官班駕。翌日肆赦。仍降罪己詔。略曰。云云。一人無良。萬方何罪。興言及此。流涕奚從。朕方圖大以宅中。期與更新而休化。劉伯林、李斌、楊安兒、王燕、張耀等。或嘗經任使。或曾經征行。偶此失圖。遂迷故道。朕念先皇之興起。尙合南北于一家。胡爲今日之紛張。遂化仇讎於同軌。倘使醜然順命。必將加以厚恩。朕不食言。爾當敬聽。初七日。又詔曰。我太祖武元起於龍朔。所用多宗族之英。暨太宗并有汴京。其謀資南北之士。不惟擇能任事。而亦立賢無方。朕屬茲艱難。多憑忠義。云云。逮茲三十年之間。科舉一遵於彝制。胡爲四百州之廣。任使屢病於無人。云云。已勅攸司。精於選士。凡在見聞。咸思奮起。次日有旨。令張師顏等分別文籍書畫圖史彝器如舊制。汴中吏民指車嘆曰。恰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邪。十一日。鎮院聶希古遷太傅。魏國公。余崇義。太保。鄭國公。烏陵用章。太保。衛國公。張慶之。特進。潁陽郡公。自餘加恩。皆准敕文所降。自發燕京。前後制誥。皆孫大鼎及盧之憲。二人是夕草制罷。大鼎在玉堂有詩。翌早舉似鴻臚卿雍孝孫。戲之曰。聞有潤筆。不到罰錢。初。忠獻王粘罕欲贊太宗都燕。司天監郝世才本遼臣也。精於天文地理。忠獻攻討。每攜以行。所言皆驗。謂燕京土燥山遠。水泉不潤。可以威守。難以文定。若南征北伐未已。此地可居。如持盈守成。禍變必作。又

秦和末有童謠曰。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遲留。至此燕京王氣耗竭。其言驗矣。大軍既歸。聞上遷汴京。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和爲款我之計耳。八月。復引兵圍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又遣使至汴索犒軍金銀等物。主皆與之。冬。燕京紮軍叛。與大軍共圍燕京。是年八月乙巳。太白復經天。九月。太白晝見。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五

紀年

宣宗皇帝下

貞祐三年

時宋嘉定八年也

大軍自去年圍燕京。是春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大兵。不戰而潰。大名之援兵

八萬至固安。亦潰。惟貞定之兵四萬合保。涿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大軍戰。凡三日。絕糧而敗。自是內外

不通。太子守緒自燕京取間道歸汴。先是主遷時留太子及完顏昌守燕。左丞相完顏福興送大軍至

居庸關。有土豪徐用聚兵扼之。不能過。乃以福興示之。云已自講和。乃縱其北去。福興歸。主就令同完顏

昌守燕。下詔南北既已通好。不許輕易交兵。然福興雖一意于和。大軍陽許之。需索無時。彼去此來。隨取

隨至。兵疲力弱。無有救援。至是縱兵攻燕。不逾月。陷之。完顏昌自投於火。福興竄歸於汴。隨亦被誅。

宋通鑑注

云完顏福興自剄死有戶部令史郭忠者。蔚州人。率山後軍民與大軍戰。敗之。金國後名其軍爲花帽軍。金國自阿

骨打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八月。大軍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

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于是潼關失守。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十月。大軍至杏花營。距汴

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大軍復取潼關。自三門析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主命平章政事胥鼎爲大師。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間亦有爲所破者。唯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灤深阻。兵不能入。朝中遣將張甫、張進二人屯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

貞祐四年

時宋嘉定九年也

是時兩河旣爲戰爭所擾。山東羣盜大起。有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匠。李全之婦翁也。

章宗時。殺人亡命。爲盜于大行。有衆千餘。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官招降之。貸其死。流於雄州。及大軍入境。金國命爲副都統。令招必勝軍三千人迎敵。軍敗而竄往山東。聚衆國中。討之。安兒與其徒數人入海。爲舟師所殺。有郝八者。名儀。以前據山東。叛僭號大齊。改元順天。遣花帽軍生擒之。磔于開封。又有劉二姐者。亦名盜也。其女劉小姐亦聚衆數萬。皆爲花帽軍所破。其時又有遼東安撫使

萬肅奴者。本遼人。乘大金之亂。自立爲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代。魏晉而有之。兩河旣破。赤地千里。人煙斷絕。滿目蓬蒿。燕京宮闕雄麗。爲古今冠。至是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絕。其所積貨物。初無所用。至以銀爲馬槽。金爲酒甕。大者重數千兩。

宋通鑑注云。俗鄙陋。無君臣之別。元帥撒沒曷所居。至用金飾龍牀。足踏金杌子。奢侈如此。而徵求不已。燕人患之。

主南遷

後。每遣使求和。雖未聽從。而賂不輟。久亦憐之。元帥不可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當封汝爲王金之羣臣。不從。有願以死雪國恥者。主亦爲之感憤。

興定元年

時宋嘉定十年也

是年。易州苗仙武。清州郭仲元。共聚兵扼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文哥者。深知和之難。

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於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望金遙拜。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勦夾谷之軍於霸城下。仙武仲元二人亦召回賜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織珠堅城而都之。盡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等路。是時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前驅。哨騎往來。直至許定。鄭主遣禮部侍郎烏古孫李吉詣織珠堅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金國東阻河西阻潼關。地數日蹙。遂有南窺江漢之謀。始構怨於宋。兵端再起矣。是年六月庚戌。太白晝見。癸酉。太白經天。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十一月戊戌。太白經天。十二月。鳳翔副都統完顏贊以步騎萬人侵南宋四川。迫鳳池堡。克天水軍。又攻白環堡。破之。又迫黃牛堡。攻大散關。宋守將劉雄棄關走。金人據之。興定二年。時宋嘉定十一年也。正月。京東路忠義人李全叛歸南宋。全卽李鐵鎗也。本漣水縣弓手。太和年閒。邊事方興。是時已爲宋戚拱所誘。焚漣水縣。國中赦而用之。至是復叛。國兵圍宋皂郊堡。宋利州麻仲率忠義人攻金秦州永寧寨。破之。焚其寨。國兵攻宋隔茅關。柵其東北。夜半。宋兵來攻柵。不勝。宋興元都統李貴遁去。軍大潰。二月。國兵又圍皂郊堡。未去。久之無援。至是克之。宋師死者五萬人。克宋湫池堡。焚之。圍宋隨州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宋均州守應謙之棄城走。丙辰。白虹貫日。是時江上用師糧。

儲自清河而上。宋楚州鈐轄梁昭祖掩擊金師。都統沈鐸遣兵助之。金師不勝。糧舟爲其所焚。三月。宋師復取皂郊。四月。國將包長壽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宋沔州都統劉昌祖焚西和州。又焚成州而遁。攻宋大散關。守將王立遁。又攻黃牛堡。爲宋將吳政所敗。五月癸未。蚩尤旗見。其長竟天。十月。國兵攻宋安豐軍。又攻黃口灘。陝西人張羽叛投南宋。

興定三年

時宋嘉定十二年也

正月。攻宋湫池堡。守將石宣拒之。又攻白環堡。守將董炤拒之。又攻成州。宋將張威

自西和州退守仙人關。又攻隨州棗陽軍。又破信陽軍之二寨。又攻西和州。守臣趙彥訥設伏待之。國兵殲焉。又攻安豐軍。爲宋將許俊所拒。又攻河池及光化軍。破助山縣。進逼均州。克鳳州。守臣雷雲走。國兵夷其城。復攻武休關。破之。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棗陽軍。宋制置趙方遣將扈再興救之。戊戌。太白晝見。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攻洋州。克之。三月。國兵猶屯大安。宋將張威遣石宣邀擊於險。至是大敗。偏將巴士魯安棄軍走。爲宋師所獲。宋制置趙方遣扈再興引兵三萬分三道攻金唐。鄧州。宋將劉世興、劉世榮之師皆會於唐州。是時。西夏以國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始遣使使於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焞許之。丁亥。太白晝見。國兵猶自今春圍宋安豐軍及滁、濠、光州。宋制置李珪遣將武師道、陳孝忠救之。皆不能進。閏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攻黃州之麻城。自濠州攻黃州之玉磧。自盱眙攻滁州之全椒。來安、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百姓南渡。諸城皆閉。遊騎至東采。

石、楊林渡、建康大震。爲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六月丙子。太白晝見。辛巳。太白經天。七月。李全攻金齊州。守臣王贊降之。十二月。宋四川宣撫議窺我洮州。會國兵攻鳳州之長橋。其謀遂止。興定四年。時宋嘉定十三年也。正月。宋扈再興攻鄧州。許因攻唐州。不克而還。遂攻宋樊城。爲趙方所拒。不得前。西夏以書往宋議夾攻金師。八月。宋安丙遣西夏書定議。九月。西夏引兵圍金鞏。促宋師來會。克金來遠鎮。繼又克鹽州鎮。進攻定邊城。國兵往救不利。宋程信、王仕信引兵與西夏會于金鞏州城下。攻城不克。宋師取金海州。甲午。太白晝見。國兵攻宋皂郊堡。敗都統董炤。國兵與宋師戰於鞏州城下。宋程信引兵趨秦州。夏人自安遠寨退師。十月。信邀西夏共攻秦州。夏人不從。十二月。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來歸於金。珪本金盱眙將也。叛歸於宋。至是復歸。興定五年。時宋嘉定十四年也。二月。國兵圍宋光州。又攻五關。又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及攻漢陽軍。宋李全棄泗州遁。三月。宋扈再興攻金唐州。不克。國兵破宋黃州。庚寅。長星見。甲午。太白晝見。國兵破宋蘄州。四月。國兵渡淮而北。宋李全追擊金師失利。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十月。宋取金滄州。十一月。宋安撫張林以京東諸郡來降。是年。大軍來攻葭州。綏德、延安、鄜坊皆陷。興定六年。時宋嘉定十五年也。五月。庚戌。太白晝見。張林既降。宋種贊攻林於青州。林走。七月。太尉衛國公烏陵用章薨。穆日華除工部尙書。權參知政事。行尙書省事于陝州。顏叔靖進尙書右丞兼樞密副使。八

月甲午。彗出氏。九月壬戌。彗再見。辛未。太白晝見。是時。大軍自去年收復陝西。至是。鳳翔、邠、涇。及山南一帶。堡寨皆陷。西夏自五代時立國。金國強盛。西夏與爲敵國。獨不被兵。泰和年間。大軍侵入。灌水攻城。事急。西夏主登城。隔水相見。面約和好。其後差發日多。和好遂絕。連年結援南宋。夾攻秦鞏。蓋有憾於金也。至是。大軍自回鶻往攻西夏。西夏國亡。

元光元年。時宋嘉定十六年也。正月。改元。大赦天下。官吏各覃恩兩重。關陝以南。經過兵戈去處。重與調恤。三月。

張林所部刑德復叛歸於宋。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副都統完顏大濟攻宋隨州棗陽軍。不克。

元光二年。時宋嘉定十七年也。三月。國兵攻宋和州。尋引還。太白晝見經天。四月。蔡州帥府報宋人對境。詔權

樞密烏古論延心統紮軍一千備之。五月。遣使往山東招諭李全等。許以重賞。全不從。全身長八尺。手

執鐵槍。其妻亦勇而有力量。少爲羣盜。在山東聚集萬人。能飛馬植槍。深入一尺。令全飛馬而拔之。全不能

拔。下馬屈服。遂爲夫妻。蹂踐山東州郡。暨其歸宋也。青齊之地。幾半爲宋有。縱國中能招之。亦不能。御

也。六月丁卯朔。太白經天。閏八月。宋寧宗皇帝崩。太子不得立。降封濟王。立其姪。是爲理宗。明年改

元寶慶。九月。太白經天。十月。帝崩。諡爲宣宗。

宣宗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尤工於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少多符瑞。嘗竊自負。東海之難。入繼大統。馳驅兵革。無有寧時。暨其末年。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盡屬于敵區。連年太白經天。災異

數至蚩尤旗見感應其妖矣。在位十有一年。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六

紀年

義宗皇帝

在位十一年

義宗皇帝名守緒。宣宗第三子。名三大王也。守緒性寬和慈仁。少而嗜書。長而博學。時于戈搶攘。日不暇給。與學士大夫談論不輟。才藻富贍。好爲文章。元光二年冬。宣帝崩。太子守緒卽皇帝位。大赦天下。羣臣增爵位各有差。申遵遺詔。以軍國多事。喪制從權。然情有不忍。特申三年之制。十二月葬宣宗于永固陵。虞主返。主迎泣過悲。侍臣烏古論兀古寬譬之上曰。先帝不幸。遭家多難。飲恨而終。今茲永訣。情何能已。

正大元年

時宋理宗寶慶元年也。

正月降德音於河南關陝山東諸路。罪無輕重。皆與蠲除。其有願備行伍。爲國馳

驅者。當加旌異。三月詔以比年連有軍旅。陣死遺骸。良爲可念。所在州郡設祭。招之掩其骸骨。五月進宿衛之官位一級。詔羣公卿士有利人益國者。具伏以聞。是年天使來請和。主遣御史大夫兼戶部侍郎完顏住往議。不稱旨。詔免住官。

正大二年

時宋寶慶二年也

正月。天使復來講和。且索金銀繒帛歲賂。主遣尙書右丞完顏麻因出爲往使。辭曰。和不可恃。不若嚴備邊而召募將士。出則戰。去則守。猶可爲國。萬一狃和之名。忘戰之實。邊備不修。大軍倏至。宗廟社稷。實爲可憂。主以爲辭難。亦免官。別遣戶部侍郎韓鐵住往使。饋遺不貲。是時。羣盜縱橫。干戈充斥。括馬敷糧。公私竝竭。交鈔數萬。厥直頓低。金始困矣。

正大三年

時宋寶慶三年也

正大四年

時宋理宗紹定元年也

詔所在州郡嚴加備禦。精修器械。仍可密計軍馬芻糧之數。四月。孫大鼎除吏部尙書。權參知政事。完顏用安除戶部侍郎。開行省于山東。是時。大軍長驅而南。自宣宗時。凡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不一二年。陷沒幾盡。而鳳翔最後下。國兵于是併力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院。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統以總率。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敲冰。率以爲常。潼關一帶。西南邊山一千餘里。大小關口三十六處。亦差四行省分地界而守。統以總率。精兵不下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布滿周密。如是者十有五年。

正大五年

時宋紹定二年也

是年。大軍屯駐陝西。臨洮。德順。鎮戎等州皆陷。大行遺詔云。金人精兵盡在潼關。關之南有山。北有河。地勢險狹。不可攻。縱攻必不能克。不如假道南宋。徑出唐。鄧之間。可以直擣汴京。金

人止有潼關數萬之兵。聞大軍之至，必分潼關之兵。以東唐、鄧，去潼關千餘里，行且疲矣。夫豈能戰。縱使能戰，強弱衆寡，亦莫之敵。宋與金世讎，聞欲滅金，必喜借我路。既至汴京，金主出降，則使之爲西京留守，不然，殺之。三月，大軍北歸，留兵圍慶陽，主遣總統紇石烈牙吾答合留，臨淄郡王張貴、恆山公武仙、都尉高英、樊澤、楊兀連等進兵數萬救慶陽，大軍失利。

正大六年

時宋紹定三年也

七月，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完顏仲德統兵三萬人至。仲德名胡斜虎，其先合懶路

人也。去春，大軍叩關，仲德與前帥奧屯兀里不方酌酒更代，而哨騎卒至，遂越關而東，殺守者數百。金軍尋復奪之。至春，移知鞏昌，兼行元帥府事，招集軍士至數萬。至是，提孤軍轉戰而前，來援京師。山東行省堯王用安、蔡息、陳穎路都統烏古論鎬皆以援兵至。九月，大軍攻衛州，遣平章完顏合達領高樊諸將救衛州，連戰數十日，大軍失利。是年八月，太白經天。十一月，太白晝見。

正大七年

時宋紹定四年也

正月，大軍攻慶陽，衛州既皆失利，不勝其忿，親領精銳四十餘萬直攻潼關，數月克。

選四萬人刊石伐木，鑿商淤之山，斡腹入藍關之內，爲合達所敗，喪萬餘人，及馬數萬匹。大軍渡河不能入關，不可遂。自山東通好南宋，欲假淮東以趨河南，南宋依違不報。大軍乃用力于西夏，數年滅之。夏人有獻策者，令其自蜀道由金洋出襄漢，以入唐、鄧。時宋鄭損爲四川制置，無以遏之，自利順流奔至果閬間，適大行遺詔，其兵遽回，自後遂以通好爲名，覘宋蜀道，制置桂如淵中其計，延而納之。是冬，舉國大兵。

并至。前鋒破西和州。犯興元。道金洋。趨房。襄而一。項軍馬疾趨潼關。國中安肅軍張天翼懼變。連奏乞厚加給資。有旨令河東運使支辦。及潞州與賊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執遂張。潰兵皆聚天井關。潞守張清目不知爲計。急奏求援。遂遣乙辣副樞抽防河之兵禦之於均州。連戰數月。國兵屢捷。大軍不能前。主遣人約南宋夾攻。陳垓爲襄帥。不敢應。會天大雨雪三日三夜。國兵僵仆。大軍益張。又報潼關有大軍突入。方此皇惑。而徐州防河兵少。大軍有徑渡者。國兵洵懼。遂不能軍。敗績。樞密使移刺蒲丸出降。諸將如合達、高英、楊兀連、樊澤皆戰死。獨武仙逃奔留山。別軍自山東至下邳。入歸德。大軍自衛州過河。會于陽霍。潼關皆失守。

天興元年。

是春改元開興。夏改元天興。時宋紹定五年也。

時大軍盡至。合圍汴京。國兵百計守城。至四月八日。以天時向熱。將還

師。於是又講和好。取太子金紫爲質。東海郡侯之女小四公主元爲皇后者。索其一位骨肉以北。所予金帛無數。國中雖暫退敵師。然兵疲力盡。河南蕩析。宋師噉其南。紅巾擾其東矣。春二月。太白經天。春天使復至。命主黜尊號。拜詔稱臣。去冠冕。髡剔髮。爲西京留守。交割京城。主難之。防城提轄張玉餌飛虎軍三百人爲變。大軍傳令添兵圍城。河南路陳許嵩隱商。統皆陷。驅其壯士攻汴。主親率護衛軍五千人突圍而出。與大軍戰。主獲勝。左丞相完顏白撒奏請過河取衛州。截其歸路。主允之。比至衛州。大軍雲集。主急回。被其追。元帥都賀喜死之。

一云主自度圍汴必不能脫。遂議移入嵩山御寨。以苟歲月。而與武仙別謀所向。嵩山深廣。內有二大寨。一曰御寨。其他屯結之處甚多。內可容數十萬人。而外境絕險。敵不能入。主乃詔親征。聲言追襲收復河南諸郡。先鋒方渡衛水。大軍壅至。不及斷橋。主既不克西去。又不可復入汴京。僅以二千餘騎走歸德。決水以自固。

先是主既出。屬崔立以留守事。衛州既敗。諸軍從者二千人。汴京聞主敗績。崔立盡殺朝官之在京者。丞相以下皆被害。以太后皇后皇妃公主皇兄荆王降軍前。悉取宮中金帛珠玉玩好之物以獻。自稱鄭王兼丞相。軍前因而受之。加河南行省權皇帝。主在歸德。左丞相白撒死獄中。白撒內族人奉御出身。首勸北征者。衛州之敗。亦白撒倡之。至歸德被劾。數日不食而死。

天興二年

時宋紹定六年也

正月以蒲察官奴參知政事。紇石烈小鍾兒爲總管兼知歸德府。官奴本姓移刺。爲

忠孝軍都統。升總帥。既參政。與小鍾兒擅用符璽。妄行誅戮。屢說國主出降。主手刃官奴。小鍾兒走。爲衆軍射死。三月白都尉反。主登門諭其軍曰。爾等既是自拔歸國。名曰忠孝。豈可殺我。衆感其言。殺白都尉。六月歸德糧絕。上遂自毫趨蔡。時山東行省完王用安請幸山東。蠟書言遷蔡不可。主業已幸蔡。不從。戊戌遷蔡。蔡之父老千餘羅拜於道。伏地呼萬歲。見主儀衛蕭條。無不涕泣。主亦獻歎者久之。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爲不祥。壬寅山東行

省。堯王用安知國主欲遷蔡。遣人以蠟書言其六不可。大率以謂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雖乏糧儲。而魚芡可以取足。蔡若受圍。廩食有限。二也。敵人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一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泥淖。聖體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救。六也。雖然。陛下欲去歸德。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略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齊。若鑾輿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主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反覆。本無匡輔志。此必參議張介等議之。然其業已遷蔡。無可議者。遂寢。御史蒲鮮世達。四面元帥。把撒合及其家自汴來歸。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境內。制曰。天方悔禍。少寬北顧之憂。人亦告勞。爰啓南巡之議。惟今蔡郡。實古豫州。干戈以來。市井如故。介孤墉而抗敵。出衆力之輸勤。及聞臨幸之初。逾謹奉迎之禮。人。以至於垂泣。朕亦爲之動懷。宜沛恩私。曲加慰浣。自天興二年七月一日。味爽以前。據蔡州管內各郡屬縣。雜犯死罪以下。竝行釋免。官吏軍民。各覃恩兩重。歸德以南。經過去處。曾應辦者。遷一官。百姓逃亡戶絕者。拋下地土。聽人恣耕。竝免差稅。自來拋欠官房地基軍需等錢。俱免追徵。連年兵饑。多有暴露骸骨。仰所在官司。如法埋瘞。嗚呼。奉畜爾衆。敢辭毫邑之遷。時邁其邦。尙獲周家之助。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九月九日庚戌。國主拜天子節度使之廳。詔軍民提控以上陪從。禮成。

面諭旨曰。國家開創以來。務廣恩德。涵養汝輩。百有餘年。汝等或榮紹世封。或秀拔民伍。被堅執銳。積有歲時。于此艱危。與朕同患。可爲忠矣。今聞敵人將至。正汝等扼腕吐憤。立功報主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爲忠孝之鬼。比之奴顏婢膝。甘從叛逆者。不猶愈乎。況汝等立功。常恐不爲朝廷所知。今日臨敵。朕所親見。汝等其勉之。旣而各賜卮酒。未竟。有覘騎馳奏。城東有大軍數百。突至門外。甲兵踴躍。咸請一戰。至有不被甲冑而出者。大軍犇潰。生禽一人。獲馬數匹而還。初十日。大軍數百。騎復駐城東。遣通事人大呼曰。城中早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國主登城。遣忠孝軍元帥蔡八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鑿城爲穴。渡汝水。率至大軍所。左右交射。大軍遂潰。別出數十騎。躡其後。生禽二人以歸。自是不待薄城。分築長壘。爲持久計。

言事者皆謂大軍圍築城壘。乘其工役未竟。人馬遠疲。四面合攻。可以破敵。若假之日月。濠浚壘高。則無及矣。朝議以軍士初集。心有未安。恐其出而不返。竟不出戰。議者知其必亡。

國主分軍防守四面并子城。是年宋遣使鄒伸之。至草地約夾攻。云本朝與貴國素無讎隙。前此寧宗常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爲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阻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前好。所以伸之等前來。大朝許之。國主聞宋使自從唐州回。驚悸無人色。十月。大軍壕壘成。耀兵於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及暮焚四關。夷其牆而退。初十日。城中飢民萬餘。訴於有司。求出有

司難之。民大呼於道。國主聞遣近侍官分監四門。門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不足資敵者。聽出之。奉御內族絳山時守北門。憫人之飢。出過其數。命決杖四十。然出者多以城中虛實告大軍。尋止之。十二日以飢民給官船十餘艘。聽民於城壕內採菱芡芎草。民爭趨之。數日而盡。至鏟莎草根。概絞泥并牛馬骨以療飢。自是殍者日多人至相食。十一月。宋遣襄陽太尉江海。棗陽帥孟拱以兵萬人助大軍。耀于城南。且以箭射書入城中。招諭軍民。右丞完顏仲德得之。投諸水中。宋帥臣史嵩之軍糧十萬給南北軍。且置榷場於城南。更相貿易。大軍賴之。益修攻具。斲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大恐。往往竊議投降。右丞完顏仲德聞之。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親諭軍民。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二月初四日。大軍以攻具傅城。有司盡籍民丁助軍防守。敢匿一丁者。全家處斬。鄰人絞罪不足。則括婦人之壯健者。假男子之衣冠。往來搬運木石。國主親出巡撫。每遇軍民。必叮嚀慰諭之久。乃去。仍命西上閣門使王大濟權左右司郎中。專造糜粥食之。國主親嘗。慮有司減薄。人有被創者。駐馬近視傅藥。軍民感泣。人百其勇。初九日。大軍攻外城。克之。宿州副總帥高利哥以戰歿。砲軍元帥王銳因巡護南城。率十餘人出降。十四日。權參政婁室精銳五百。銜枚夜出西門。人荷束藿。沃膏油其上。將燒敵寨及攻具。大軍覺知。先於隱處伏。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國兵却走。中創者甚衆。婁室中其口。墮二齒。流血昏憤。翌日乃蘇。十六日。大軍併力攻西城。以火砲焚城樓。因奪取攔馬牆。大軍數千坎墉。先登。官軍尋復得之。手刃相持。內外殺傷甚衆。初。大

軍併攻西南角。弗能克。轉攻西北角。又弗克。軍士有出降者。告以西門之北鳳子樓。且微有稜角。可攻克焉。十八日。大軍復大至。克其西城。城中前期築柵浚濠爲備。大軍雖克之。不能入。但于城上立柵自蔽。南北相距。十九日。國主悉出御用器皿賞軍士。復括民衣襖。以賜將士。謂之軟纏。二十二日。國主微服領馬軍百步軍千夜出東城。將遁。及柵不戰而還。

天興三年。宋理宗端平改元也。正月庚子朔。大軍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飢窘。嘆息而已。初九日。

大軍鑿西城爲門五。整軍以入。金兵鏖戰及暮。乃還。聲言來日復集。初十日。摘三面精銳軍備西城。未明。大軍果復來。方大戰。南面宋兵萬餘已薄城矣。國主知城必破。乃詔大臣遜位於東面總帥丞麟。丞麟西向固讓。金主自持符璽授之。丞麟伏地拜泣。不敢受。國主曰。朕所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肥不便駮馬。城陷之後。馳突必難。願卿平昔以趨疾聞。且有將略。可稱萬一得免。使允胤不絕。此朕之志也。因起授符璽。丞麟惶恐跪受。主乃退。宣徽使溫敦簽東上閣門使事。僕散斜不失引後主陸正座。後主猶被甲冑。立受百官拜。唯忠孝軍元帥八兒獨不拜。曰。事至此。禮成。咸出迎大軍。則南城之埤。已有宋師旗幟。後主分命諸將帥禦大軍。俄而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守者開門縱大軍進。金兵巷戰。久不能禦。退保子城。金主既傳位後。卽閉閣自縊。後主知主崩。率百官詣前拜泣。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不就。可哀也已。吾欲諡之曰哀何如。倉卒無知禮者。咸贊成之。宿州有僭位者。諡曰莊。故官僞于宋者私諡曰閔。或謂哀不足以盡

讖天下士夫咸以義宗讖蓋取左氏君死社稷之義。酌酒未終。大軍已至城下。金兵力禦。大軍少卻。尋四面併至。城遂陷。後主爲亂軍所害。

義宗自傳位總帥丞麟之後。卽閉閣自縊。少頃。權點檢完顏斜烈覺之。矯制召丞御石盞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規。赴義宗前。斜烈曉以名分。與三人者皆從死。初。斜烈將從死。遺言奉御絳山使焚之。義宗自縊之所曰幽蘭軒。火方熾。子城陷。近侍左右皆走。獨絳山留爲大軍所執。問之爲誰。絳山曰。吾奉御也。大軍曰。衆皆走。而若獨後。何也。絳山曰。吾君已崩。吾欲收其骨。瘞之。大軍笑曰。若狂者邪。汝之命不能保。能瘞而君骨邪。曰。汝事汝君。吾事吾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同共邪。吾逆知以情告汝。汝必不違。吾故告汝。旣瘞骨後。汝雖寸斬吾。吾不復告汝矣。大軍以其言白僞蓋。僞蓋曰。此奇男子也。因許之。絳山乃入。掇其餘燼。裹以弊衾。瘞於汝水之傍。絳山再拜號哭。將赴水。軍救之。得免。初。義宗之被圍也。知其不免。然發憤經畫。殊有鬥志。後城將陷。始以憂沮。閒出。嘗謂近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皇子授爲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十年。皇帝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憾矣。但以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自古荒淫暴虐之君。等爲亡國。此其所以爲恨也。又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執。或獻俘宗廟。或隳辱階庭。或餓死空閨。或移置邊地。朕皆不爲也。汝等觀之。朕意決矣。死社稷之心。平昔素定云。是日日大赤無光。京索間雨血十餘里。

義宗少歷艱難。生長兵革間。遭家不造。適丁斯時。自愛王階。覺太和昏荒。敵國外患。無有寧歲。崎嶇汴京之遷。已同涸轍之窘矣。義宗繼之。尊師重道。經筵有官。勸農薄賦。黜陟有條。寸兵尺鐵。不挑釁於四方。因陋就簡。不增廣於宮闕。一意儉約。勤心撫摩。河南士庶稍歸之。謂之守文之令主。則可。然區區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方張之師。而道喪時窮。則有付之末如之何而已。

太祖以甲午歲叛遼。義宗以甲午歲亡國。始於甲午。終於甲午。是有天焉。豈伊人力哉。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七

開國功臣傳

粘罕

粘罕小名烏家奴。一名粘漢。言其貌類漢兒。後改名宗維。武元皇帝從兄之子。其祖曰劾間。乃武元伯父也。父師阿廬里移賚字極烈。後雖貴。襲其官。加於見授官銜上。姿貌雄傑。能被甲周貫馬腹。驍捷如風。輪劍入敵。人莫敢當。幼時嬉戲。爲部伍擊刺之法。有居後者。擊之以鞭。性特嚴酷殘忍。沈鷲多謀。遇戰時。號令其下。騎者騎。步者步。回顧者斬。所以每戰必勝也。武元初起時。纔有千騎。破遼寧江州後。遼人益兵至二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獨粘罕兀室婁宿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粘罕奮鐵撾而前。諸將隨之。遼人大敗。自是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浸逼中京。古白雲城也。其後遼祚竟亡。多其力也。武元與南宋通和。已議還燕京六州地。粘罕不從。指地圖曰。欲作夏國往來次舍。勿復言。其後粘罕欲止割涿。易兩州。武元不許。是年以罕爲都統。太宗初改都統府爲元帥府。仍用罕爲左副元帥。幹離不之南下也。取和而還。及再征宋京。諸將猶以爲難。獨罕銳意請行。其後破京師。遷徙二帝而去。罕功居最初。金

師渡河至城下。見城上守禦以爲難破。先欲講和。數日。罕曰。城不難破。城上人多。多則易亂。及破城日。遣八壯士先登。城上果亂散走。靖康初元七月。彗見。其芒亘數尺。自北拂帝座。并掃文昌。或謂罕乃妖星之精。時國事大小。罕皆總之。雖卿相拜其前。而罕不爲禮。太宗朝。罕之專權。主不能令。至於命相。亦取決焉。後握兵不數年。淫刑毒政。皆高慶裔教成之。兵權旣離。罕掌握。慶裔不免于誅。而罕亦憤恚以死。後諡曰忠獻。詔立廟大興府。祀以天子禮樂。

骨捨

骨捨。武元從叔祖頗刺淑之孫。于武元爲從堂弟也。胡目多髯。雄傑有謀略。少時射命中。能越長塹。初起兵時。骨捨以爲必勝。其後寧江。渤海之捷。祕計居多。骨捨與粘罕至相驩。而骨捨才尤高。武元在位。二人用事。未嘗中覆。每有所爲。皆許自專。撫其背曰。兒輩作事。必不錯也。以至命相。命官亦專決。國中事非此二人不行。骨捨剛毅忍殺。粘罕兄事骨捨而甚重之。與幹離不相下。天會初。封鎬國王。

幹離不

幹離。一名宗傑。乃武元第四子。江南誤呼作二太子。爲人眇小。性慈仁。喜談佛道。武元常奇其爲人。累更戰陣。在軍中號爲菩薩太子。天會三年。幹離不率衆南征。破擅。薊等州。至玉田縣。時宋郭藥師兵戈甲鮮明。方渡河。國兵亦懼。幹離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未幾。藥師降。遂進圍京師。後講和。需金。

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絹綵各一百萬疋。及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而退師。天會三年，誅常勝軍三千人。常勝軍乃遼人，叛歸宋。至是，又叛歸金。韓離不乃遣各人還歸本土居住爲名。問常勝軍曰：「天祚待汝如何？」曰：「天祚待我甚厚。」趙皇如何？曰：「趙皇待我尤厚。」韓離不曰：「天祚待汝厚，汝反；趙皇待汝厚，汝又反。我今以金帛與汝等，汝定是亦反。」我無用爾等。於是皆惶恐而退。旣行，遂遣四千騎以搜檢器械爲名，于松亭關皆殺之。又遣人于徽家搜檢器甲，又賜郭藥師姓完顏，拘之泊定中。或云：太子本仁慈，此受粘罕教使也。天會四年九月，復南征，再圍京城。韓離不先擁兵抵劉家寺，粘罕繼至，環城列柵，分地爲攻拔之計。破城時，軍中屢欲血洗，數次登門望城中，有黃旗兵將在空中不可洗，遂止。然主洗城者，粘罕與劉監軍。太子不與焉，蓋其性善耳。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破，其後與粘罕共以太宗之命逼張邦昌卽位。是時歸至燕山，乃天會五年也。山後議事，太子欲以徽宗歸南，粘罕未許，因打毬中暑而死。後諡曰忠武。

蒲路虎

蒲路虎一名宗雋，太宗次子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番漢閒心。但時有酒過，後封堯王，除東京留守，治渤海城，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櫛子癭孟遮道而獻。櫛子木名，有文縷可愛多用。爲梳。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邪，令窪勃辣駭。云敵殺也。卽引去，行刑者哀其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

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幸喜。故敢奉此爲壽。無他意也。路虎意解。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鶻突耳。豈可赦。卒殺之。又于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羣遊以冒法。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熙宗朝。爲太尉。領尙書省事。郎君吳矢謀反。路虎連坐被誅。

兀朮

兀朮一名宗弼。封梁國王。武元第六子。江南誤呼作四太子也。與其弟邢王阿骨保同母。兀朮生時。穹廬中鬱鬱有氣。甚異之。爲人豪蕩。膽勇過人。猿臂善射。遇戰酣。出入陣中。部衆憚之。天會五年。兀朮與兄窩里溫率衆南征。粘罕欲先圍汴京。兀朮遣人告粘罕。謂獨力難功。旣而粘罕知未可圖。果如兀朮所言。遂已。七年爲右監軍。請於粘罕。乞提兵侵江南。從之。乃提兵自登州入海道。破南宋三十餘州。直至兩浙。江東。湖南州郡皆破。宋帝航海。兀朮回至鎮江。宋將韓世忠提海舟駐揚子江。以邀之。兀朮不得度。刑白馬。殺婦人。自刃其額。以祭天。後得破海舟之策。大戰勝之。以輕騎絕江。而回北江。屯於六合。時左監軍誚其無功。欲再侵江南。兀朮辭之。熙宗天眷年間。廢劉豫。以河南地歸於宋。兀朮時爲尙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銳意敗盟。舉兵南征。後敗於順昌。敗於郟城。敗於柘臯。乃始講和。而南北無事矣。兀朮臨終。以堅守和好爲說。後賜諡曰忠烈。

銀朮

銀朮一名銀朱。武元第三從弟也。在部落中以勇悍知名。刺虎搏熊。輩伍無敵。武元起兵時。會集諸部。共舉驍勇者充千人長。衆推銀朮。割移烈等。首攻寧江軍。破渤海子弟軍。克其州。自後連年軍旅。每戰必從。天祚長春之役。兵數甚盛。衆皆懷懼。又盛寒。雪深尺餘。銀朮先鋒接戰。少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歷武元世。屢戰有功。至太宗天會六年。銀朮爲萬戶。粘罕諸道進師。令銀朮等攻漢上。遂將其衆號二十萬。攻鄧州。時江南財賦皆聚於鄧。宋京西帥劉汲營繕儲峙甚備。至是攻破其城。汲死焉。鄧州旣破。遂併取汝金房州之民以歸。後爲咸寧都統。封澤國王。

兀室

兀室一名悟室。一名希尹。武元帝疎族。于屬爲子也。武元起兵時。兀室同爲謀主。爲人深密多智。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虎。滅遼國爲先鋒。徑進入新川州。節度使王從輔詣降。又從破東京。上京。屢戰有功。武元割燕六州與南宋時。索百萬租賦。方交割城子。宋使趙良嗣請以十萬之數。兀室笑而不答。復云二十萬。兀室曰。此一小縣之數也。皇帝已與兩府議。不須論租賦。止于歲幣外增一百萬緡。倘有難色。不如且畫契丹故疆。良嗣力爭不勝。自此國中有背盟意。天會二年。遼主天祚率諸軍出夾山。南下武州。遇兀室軍。戰於奄遏下水。兀室率山西漢兒鄉兵爲前驅。以國兵千餘騎伏山間。遼兵驚潰。天祚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南歸。精兵五千人。兀室遣婁室勃堇領五百騎擊之。殲焉。遂禽天祚。其後余覲謀反。兀室自雲中

聞其事。見二人交馬議事。余親事覺伏誅。兀室嘗副粘罕用事。雖爲諸將所忌。而嘗以智得免。故粘罕以下。皆不能及。吳矢之反。諸王連坐。兀室時爲右丞相。建謀伏兵宮內。因其朝會。悉禽殺之。撻賴亦誅死。兀室遂遷左丞相。蕭慶右丞。遷左丞。然熙宗畏其智數。深切忌之。初。客星守魯。兀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災。無傷。未幾。七月。宋。堯。魯。虞。滕諸王同日誅死。至九月。客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宇文語之。兀室不以爲怪。是月。果同蕭慶誅。其應天道如此。詔略曰。希尹心在無君。言不近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誅慶曰。迷國罔悛。欺天相濟。旣致於理。咸伏厥辜。賴天之靈。誅於兩觀。兀室第三子撻撻勁勇有智。力兼百人。兀室嘗與之謀國。蒲路虎之死。撻撻承詔召入。後執其手而殺之。爲明威將軍。會兀夕挾奴僕十餘輩入寡婦家蒸焉。兀室在闕下。其長子以告。命械繫於家。撻撻懼法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日死。兀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兀室亦被誅。

婁室

婁室一名婁宿。女真人。不知族屬之遠近。武元初興。選族帳之壯武者。婁室與焉。室爲人倜儻。有大志。嘗曰。吾部落數千。強勝如此。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及大兵攻取遼東路。顯州怨軍亦叛。蕭幹奔豎巫闔山。室以勁騎追之。大獲而還。武元攻燕室。爲前鋒。遼左企弓等方修守具。室等已登城。天會五年。室除萬戶。粘罕遣室征陝西。至河中。宋師扼蒲津西岸。不能渡。遂潛由上流韓城縣。一夕履冰而過。直攻長安。進攻秦。

鳳爲宋將張嚴所敗。旣而室至鳳翔界。伏兵五里坡。擊殺嚴。時宋師至富平。室擁兵驟至。負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其營。與劉錡戰。勝負未分。而我師鐵騎出。直擊環慶軍。宋師遂敗。時室爲陝西諸路選鋒都統。天會十年薨。太宗朝封郃王。

撻懶

撻懶一名撻辣。一名昌武元從弟也。爲人驍勇無賴。少時暴橫。部落苦之。從破燕山。武元愛其雋爽。太子兩圍宋京。懶皆以兵從。天會五年。遷左監軍。馬擴屯軍北京。懶攻敗之。七年。兀朮侵江南。懶屯濱州以守山東。八年。自濰州引衆侵淮東。援兀朮。宋將張俊以懶善兵。其鋒不可當。徒手搏虎。并亡無益。懶急攻楚州。克之。又引衆攻秦州。水寨張敵萬。爲敵萬所敗。其壻萬不刺被禽。九年。居祁州。請於粘罕。乞割齊國滄州鹽場。不從。十二年。齊國乞兵。懶權右副元帥。提兵以應之。天眷二年。爲都元帥。割河南歸於宋。懶主議欲以廢齊也。齊旣廢。謀再征宋。旣而郎君吳矢謀反。事連懶。伏誅。其子大拽馬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拽馬名昂。字勉道。後爲平章。

撒離曷

撒離曷女真人。不知其族屬遠近。女真起兵時。以宗族近親爲將相。離曷晚進。特以驍勇見知于粘罕。再圍宋京時。離曷爲萬戶。婁室征陝西。離曷副之。屢戰有功。天會八年。攻邠州。宋將曲端拒之。至白店原。據

高原而陣。望黑峯之敗。懼而泣。十年。與齊國合兵。屯於鳳翔。十一年。提兵直趨金。商入洵陽界。宋將邵龍敗走。遂入金州。進趨饒風嶺。扼宋吳玠。不能前。乃斬其千戶李堇數人。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道。援崖而上。遂攻祖溪關。破興元。糧盡而反。十二年。復領兵攻宋仙人關。爲吳玠所敗。乃退師。天眷元年。遷左監軍。二年。遷左副元帥。提兵自河中府渡河。入同州界。破永興軍。及鳳翔府。陝右大恐。旣而折合李堇戰敗中傷。退屯武功。和議再成。南北不復戰矣。吳矢反。諸王以次誅死。離曷亦誅死。

窩里暱

窩里暱一名宗輔。武元第五子。江南誤呼作三太子也。太宗朝。封晉王。天會五年。斡離不死。代爲右副元帥。是冬。自燕山率衆由滄州渡河。以攻山東。次年冬。以衆渡河。攻下開德府。遂攻濮州。會宋信王榛遣馬擴會兵而來。里暱報粘罕共爲之備。宋師至北京之清平里。暱撻懶復攻敗之。天會十二年。齊國乞侵江南。諸將皆沮其請。惟里暱請行。于是代粘罕爲左副元帥。與劉麟、劉猗等自淮陽分道南侵。舟師由清河破楚州。進攻承州。會雨雪乏糧。且戰不利。聞太宗疾。遂回師。熙宗卽位。封冀國王。正除左副元帥。窩里暱自燕山入見。卒於途。其後世宗立。以宗輔名非帝王之號。改其名曰宗堯。追尊皇帝。廟號懿宗。

烏陵思謀

烏陵思謀本北遼合蘇館女真。世居遼地。俗呼執女真。如陝西熟番之類也。女真姓烏陵。最微賤。小名撒

盧母本無名字。後以門下被虜人洛陽進士吳鼐、蘇閔立名曰思謀。字曰仲遠。初起兵時，思謀方負柴，粘罕虜之。遂以其弟石窟馬之乳母妻之。命爲都提點。都提點乃北人貴家奴僕之稱也。至是罕死，思謀赴喪。石窟馬以乳母之故，請於熙宗。後以累充奉使有勞，令樞密院白身差權太原府尹。故得是任。思謀奸狡多慮，善于周身。女真之中，素稱辯慧，小術淺算，多有可取。後以改定官制，于初元換授寧遠大將軍，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其後元帥兀朮主兵，凡軍國大事皆問之。以思謀北人，又常充奉使也。

韓常

韓常字元吉，燕山人也。父慶和在遼爲統軍，太祖入燕，常隨父降，俱授千戶。慶和入侵江南，累戰有功。後授副統，屯真定。正授雄州觀察使，常善射，以挽強見稱。射必入鐵，兀朮渡江，常爲先鋒。至湖南，與向子諲戰，子諲不能敵，攻圍八日，城破。兀朮自江黃間南渡，令常竟趨衢信，以爲撓兵。兀朮攻明州，常以兵從。與張俊戰於高橋，俊遁。兀朮自江南歸，論功，仍陞爲萬戶都統，屯河中府。未幾，隨兀朮之陝西，攻仙人關。爲宋吳玠所敗，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衆不能支，遂回軍。然亦以此受知於兀朮。兀朮首尾陝西，凡數年必隨從。其後順昌之戰，常在白龍洲渦下寨，距城三十里。宋劉錡以千餘騎擊之，衆頗死傷。兀朮旣敗，以常守潯昌府。方兀朮未南征之先，常爲潯州守。一日與其判官宮茵論南北兵戰之事，茵曰：此非南之所能敵，蓋諛之也。常曰：不然，今昔事異，昔我強彼弱，今我弱彼強，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間事耳。至順昌之敗，其言

果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七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八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宋黃門侍郎。以奉使見留。仕爲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時南人多在上京。謀奉虛中爲帥。奪兵仗南奔。事覺。詔繫獄。先是。虛中在朝。語言諧謔。諸貴族大臣久不平之。乃鍛鍊所藏圖書爲反具。虛中嘆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例有之。如高待制。士談。圖書尤多。豈亦反邪。有司承風旨。并置士談極刑。人至今冤之。

蔡松年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季守燕山。仕國朝爲翰林學士。松年行臺尙書省令史出身。官至尙書右丞相。鎮陽別業有蕭閒堂。自號蕭閒老人。薨諡文簡。

蔡珪

蔡珪字正甫。松年子也。七歲賦菊詩。語意驚人。天德二年。進士擢第。歷澄川判官。三河簿。正隆三年。銅禁

行官得三代以來鼎鐘彝器無慮千數。禮部官以珪博物且識古文奇字。辟爲編類官。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改戶部員外郎。太常丞。朝廷稽古禮文之事。取其議論爲多。大定十四年。由禮部郎中出守濰州。道卒。有續歐陽文忠公集古錄。金石遺文。燕王墓辨等書傳於世。

高士談

高士談字子文。宋高瓊之後。宣和末任忻州戶曹。仕國朝爲翰林直學士。皇統初預宇文之禍。有蒙城集行于世。子公振亦有詩名。

馬定國

馬定國字子卿。在平人。少日志趣不凡。宣政末題詩酒家壁。有蘇黃不文章。伯童蔡翻爲社稷。臣之句。用是得罪。名亦顯。天眷年間遊歷下亭。以詩撼劉豫。豫與語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攷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號齋堂先生。

施宜生

施宜生字明望。福建建州之建陽人。宣和末爲潁州教官。後仕齊。又仕國朝。官至翰林學士。正隆中嘗奉使于宋。自號三住老人。

郝俱字子玉。太原人。正隆二年進士。仕至河東北路轉運使。有詩云。功名角上無多地。風月壺中自一天。子居簡亦有詩名。居中樞密院令史出身。正大末。除鳳翔府治中。南山安撫使。詩亦甚工。號虛舟居士。

李晏

李晏字致美。高平人。父彥實工詩。有云。少年日月醉花邊。短白長紅一一憐。自笑老來心尚在。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冰骨有香魂乍返。玉顏無暈酒全消。皇統二年。晏進士釋褐。積遷至翰林學士。高文大冊。號稱獨步。拜御史中丞。初。遼人掠中原。及得奚渤海諸國生口。分賜貴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數百。皆爲奴婢。輸租于官。且納課給其主。謂之二稅戶。大定初。一切免爲民。閭山寺僧賜戶三百。與僧共居。供設而不輸租。故不在免例。訴者積年。臺寺不爲理。又訴於晏。晏上章略云。天子作民父母。胥吏弄法舞文。沙門旣謂出家。可與男女雜居乎。書奏。宰相持不可。世宗詔晏與相詰難。晏伏前曰。前日車駕幸遼東。閭山寺僧曾供從官一宿之具。寺僧物。陛下物也。陛下無以此直寺僧而使三百家受屈。世宗笑曰。李晏劫持我邪。即日免之。明昌初。爲禮部尙書。分諸道府試。復經義。設童科。皆自晏發之。出爲沁南軍節度使。力辭。改昭毅軍節度使。子仲略仕至山東路按察使。

王寂

王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天德三年進士。興陵朝。以文章政事顯。終于中都路轉運使。卒諡文肅。有拙軒

集北遷錄傳於世

劉昂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是時昂有聲場屋。其律賦皆自成一。家輕便巧麗。差有捷法。早年得仕。省掾攷滿。授平涼路轉運副使。昂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往往膾炙人口。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峰。其後流落。昂賜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爐長聽煮茶聲。又云。二頃山田半欲蕪。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蕭蕭雨。紅日花梢入夢無。秦娥爲之泣下。章宗朝。自國子司業遷左司郎中。以言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

楊雲翼

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人。詞賦亦中乙科。宣宗頻歲南伐。事教有決不可者。論議之際。時相多以避嫌不敢言。雲翼獨極諫。以爲兩淮生靈皆陛下赤子。不能外禦北兵。而取償于宋。以天下爲度者。不如是也。是後再出兵。時全軍幾爲宋所覆。宣宗悔悟。責主兵者曰。我當何面目見楊雲翼邪。興定末。拜吏部尙書。中外望其入相。竟以足疾不果。正大五年。終于翰林學士。謚文獻。

史肅

肅字舜元。京兆人。僑居北京之和衆業科舉爲名進士。歷赤縣及幕官。入爲監察御史。遷治書出刺通州。

大中黨獄起爲所絀謫靜難軍節度副使。大安初召爲中都路轉運副使。超戶部正郎復坐鐫降同知汾州卒官。肅尙理性之學。屏山學佛。自肅發之高才博學。作詩精緻有理。甚善用事。古賦亦奇峭。有詩集號澹軒遺稿云。

蕭貢

貢字真卿。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自觀察判官召補省掾。不四五月拜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中。預修泰和律令。所上條畫皆委曲當上心。興陵嘉歎曰。漢有蕭相國。我有蕭貢。刑獄吾不憂矣。又奏死囚獄雖已具。仍責家人伏辯。以伸冤抑。詔從之。遷刑部侍郎。入謝曰。臣願因是官廣陛下好生之德。主大悅。凡貢所平反多從之。歷大興尹。德州防禦使。知大名府。陝西轉運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靜南軍節度使。南京都轉運使。御史中丞。以戶部尙書致仕卒。諡文簡。有注史記百卷。公論等文。傳行于世。

李通

通字平甫。欒城人。明昌二年進士。泰和中爲大興幕官。時胡沙虎知府事。賣權恃勢。奴視同列。通每以公事相可否。不少假借。又摘其陰事數十條欲發之。虎謀篡者也。聲執焰焰。人莫敢仰視。乃爲一書生所抗。積不平。先以非罪誣染之。幾至不測。雖有以自解。竟坐是仕宦不進。以東平治中致仕。閒居陽翟十餘年。號寄菴先生。臨終戒家人。吾明日歸。爾輩慎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曰。戒汝勿哭。令

我心識散亂言畢目復瞑其明了如此。通工畫山水龍虎亦入妙品。皆得先輩不傳之妙。平生詩文甚多。如云舊管新收。權鏡在。昨非今是。酒盃乾。贈筆工云。工不能書。何以筆。士須知筆。乃能書。皆佳句也。

馮延登

延登字子駿。吉州人。承安二年進士。爲寧邊令。適趙秉文守此州。與之攻論文義。相得甚歡。故延登詩文皆有律度。正大末。奉命北使。見留。使招鳳翔。不從。欲殺者久之。割其鬚髯。羈管豐州。二年。乃得還。天興初。元。授禮部侍郎。京城陷。自投州井中。詩文最工。隆安道中元日題云。山岡重復三竿日。溪路縈迴一帶天。老境飄零情更惡。又從馬上得新年。

梁持勝

持勝字輕甫。絳州人。大定初進士。質直尙義。有古人風。仕至保大軍節度使。有諫。世宗田獵。表傳于世。泰和六年。持勝復試進士。制策優等。宏辭亦中選。真祐初。由太學博士爲咸平治中。宗室承裕辟爲僚佐。承裕死。太平謀不軌。以兵脅持勝作文移。持勝不從。大罵。卽日遇害。時年三十六。贈韓州刺史。初赴官。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舍無人鳥亦悲。人以爲讖云。

馮壁

壁字叔獻。承安二年進士。歷州縣。召入翰林。再爲曹郎。宣宗朝屢以使指鞫大獄。其時權貴如歸德知府。

宿州總帥。聲執焰焰。朝廷知其跋扈而不能摧伏者。壁以法臨之。毛髮不貸也。幼有重名。不畏強禦。興定末。以同知集慶節度使事致仕。居松山龍潭者十餘年。放浪山水間。人望以爲神仙。題明皇擊梧桐圖云。三郎耳譜趁花奴。風調才情信有餘。天寶錯來非一拍。霓裳中節亦區區。詩文行於世者最多。北度還鄉里。年七十九終。

韓玉

玉字溫甫。其先相州人。其後北遷爲漁陽人。明昌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爲應奉。一日應制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歎曰。勳臣何幸得此人作傳邪。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帥司檄玉爲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籍秦州場買馬官香及鳳翔買馬七百。寶雞埋沒官鐵。他州郡弓弩數千以給軍。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五萬兵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人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援絕。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軍可用。亦欲爲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始自賊臣貪容奸賂。繼緣二帥貪鋼威權。既止夏臺之師。旋致會河之敗。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而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其後京兆統軍以謀反誅公直。并及于玉。玉赴官。

大金國志 卷二十八

道出華州，被囚，死于郡學。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九

文學翰苑下

王若虛

若虛字從之。藁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釋褐鄆州錄事。歷門山令。入翰林。自應奉轉直學士。居冷局十五年。崔立之變。羣小獻諂。爲立起功德碑。以都堂命召若虛外爲遜辭。而實欲死守之。時議稱焉。北渡後居鄉里。癸卯三月登泰山。憩於黃峴峯之萃美亭。談笑而化。若虛少負海內重名。而不立厓岸。滑稽多智。而更雅重自持。誠所謂一時名流矣。

麻九疇

九疇字知幾。莫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入宮中亦懼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邪。章宗大奇之。弱冠住大學。有聲場屋間。南渡後讀書北陽山中。興定末。府試經義第一。詞賦第三。省試亦然。正大三年。公卿連薦九疇。可試館職。乃賜及第。授大祝。權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九疇天資野逸。高蹇自便。壬辰歲。遇亂卒。

高廷玉

廷玉字獻臣。思州人。大定末進士。歷章宗衛王朝。甚有時名。爲人豪傑。尙氣節。一時名士多歸之。眞祐初。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與知府復興屢以公事相可否。時都城受圍。使驛阻絕。復興爲安撫副使。懼廷玉謀已。乃以通逆訊之。廷玉就逮。龐才卿、雷希顏、王士衡、辛敬之皆被羅織。幾有一網之禍。比赦。至。廷玉瘐死。

張萬公

萬公字良輔。東阿人。正隆二年進士。仕長山令。有惠政。人爲立祠。入爲右司員外郎。太師淄王愛之。許以宰相器。明昌初。遷御史中丞。以言事忤旨。除彰國軍節度使。召爲大興尹。拜參知政事。以母老丐歸養。出判東平、河中、濟南、丁內艱。起復擢平章政事。封壽國公。爲相知大體。有敦龐耆艾之目。旣致政。而眷顧未衰。復起判濟南。安撫山東便宜行事。未幾得請。薨諡文貞。配享章宗廟庭。

董師中

師中字紹祖。邯鄲人。後徙洺州。皇統九年進士。承安中入政府。直道自立。泰和初。元妃李氏方寵幸。兄喜兒爲宣徽使。有楊國忠之權。時有田廷方者。上書云。大臣持祿。近臣怙寵。章宗覽之。願謂怙寵者誰。時喜兒侍立。師中倒笏指之曰。謂李喜兒輩。章宗頷之。師中嘗言作相不難。但一心正。兩眼明。足矣。少喜談諧。

及在相位未嘗廢談笑然不害爲名相俄致仕賜第京師薨

胥鼎

鼎字和之代州人大定中進士歷官至參知政事宣宗貞祐二年拜尙書右丞車駕南渡出爲平陽節度移知河東南路宣撫使四年授樞密副使權右丞五年進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行臺關中未幾兼左副元帥明年以溫國公致政進封英行臺衛州薨於位鼎在長安日有乞致政表云興造功業方聖主有爲之時表裏山河豈愚臣守拙之地其爲國一念可知也

張行中

行中字信輔營州人大定中進士衛王紹朝胡沙虎除名爲民賂遺權貴得復用行中言其必反及弑逆自爲太師尙書令澤王行中時爲禮部尙書人謂必爲所殺甚危之一日虎下禮部鑄鑑國寶行中持不可虎雖怒竟不敢殺也宣宗卽位授參知政事丞相高琪專權用人莫敢仰視惟行中與之抗論朝廷稱焉

路仲顯

仲顯字伯達冀州人其母有賢行教仲顯讀書正隆五年進士明昌初授武安軍節度使雲朔用兵仲顯奉使江左還獻賜幣以佐軍未報而仲顯死章宗詔以所獻還其家夫人傅氏曰此非吾夫意復上之有

司不聽。夫人付之州學。買上田二千畝。有奇。故相馬琪時判州事。聞于朝。賜號成德夫人。

耶律履

履字履道。東丹王七世孫。學通易大元。至于陰陽歷數。無不精究。嘗以鄉賦一試。有司以露索爲恥。遂不就舉。蔭補國史椽。章宗朝。遷冀州刺史。入翰林。爲修撰。歷直學士待制。禮部尙書。特賜進士第。俄預淄王定策功。拜參知政事。明昌元年。進右丞。薨。謚文獻。

王子可

予可字南雲。遼西吉州人。父本軍校。南雲亦嘗隸籍。年三十。大病。後忽發狂。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于佛前。則誦摩龍什。于道。則騁天元俊。于貴游。則威錦堂主人。爲人軀幹雄偉。貌亦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狀若牛耳。一金縷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指爲翠靨。衣長不能掩脛。故時人有哨腿王之目。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屍穢在傍。蛆蟲狼籍。不卹也。人或問其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無。有烹茶詩云。簾捲綠陰花外月。玉山冰雪醉扶翁。凌霄花云。啼鳥倒銜金羽舞。驚蛇斜傍玉簾飛。張伯玉與之遊最狎。壬辰兵亂。爲順天軍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之北歸。館于州之瑞雲觀。南雲明日見將領。自言云。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越三日卒。後有見之淮上者。

李獻甫

獻甫字欽用。遼西人。博通書傳。精于左氏及地理之學。爲人有幹局。時人以精神滿腹目之。歷咸陽簿。行臺椽屬。正大初。夏人請和。馮子駿往議。欽用預行。夏使有口辯。馮無以折之。欽用曰。夏國與本朝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而爲兄弟之國。使兄而輸幣。寧有據邪。曰。兄弟且不論。宋曾與吾家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不知邪。金朝必欲修好。非此例不可。欽用作色曰。使者尙忍言邪。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尙如宋舊。本朝雖歲捐五十萬。無不可。使者語塞。和議乃定。朝廷錄其功。授慶陽總帥府經歷。尋辟長安令。入爲尙書省掾。壬辰。用兵。奏充行六部員外郎。盡守備之策。時相賴之。以功遷鎮南軍節度使。義宗東巡。死于蔡州之難。

党懷英

懷英字世傑。奉符人。在孕時。母夢道士吳筠來託宿。及懷英生。儀觀秀整如神仙。少穎悟。日授千餘言。放浪山水間。詩酒自娛。簞瓢屢空。晏如也。大定十年。進士甲科。調成陽軍事判官。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安三年九月終。是夕。有大星隕於所居之堂。衆驚視之。而公已逝矣。謚文獻。禮部趙公秉文作墓志云。公之文似歐公。不爲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

趙秉文

秉文字周臣。濠陽人。少穎悟。讀書如夙成。大定中進士。應奉翰林文字。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完顏守貞可大用。又言獄訟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謗訕。免官。起爲同知岢嵐州。轉北京路轉運度支判官。章宗嘉其敢言。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翰林修撰。兼侍講學士。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尙書。同修國史。知集賢院。開興中薨。

周昂

昂字德卿。真定人。大定初年二十擢第。釋褐歷南和令。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宣叔以言被斥。昂送以詩。坐謗訕。停職。後仕至沁南軍節度同知。大軍至。城陷。昂與其子嗣明同死于難。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一

楚國張邦昌錄

張邦昌字時彥。魏州冠氏人也。少登進士。歷任滄州教授。改國子書庫正字。通判曹州。至宣和元年。累遷至尙書右丞。改左丞。遷中書侍郎。當王黼用事。與童貫共啓邊釁。邦昌無所可否于其間。時論罪之。宋徽宗旣內禪。至欽宗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師旣破京城。勒令別立異姓。令下甚嚴。有一人云。邦昌舊任宰相。姑舉之塞責。金帥回牒云。若果舉邦昌。仰文武百官僧道軍民各親書押字。日下等守。以備冊禮。時邦昌見在軍前。獨中丞秦檜進狀論列。以爲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赴軍前。衆人署名舉邦昌。靖康二年三月一日。邦昌入居尙書省聽令。百官班迎南薰門。邦昌臥病不食。金帥令勸進。邦昌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又掇送與邦昌邪。雖暫假而歸。焉可免禍。先是正月十五日。太宰張邦昌奉使還闕。至城外。軍前留之。及是金帥告報城中。欲遣邦昌入城。御史臺檢準故例。率文武百官迓於南薰門。如期而集者凡數千人。士庶往觀。又數萬人。范瓊、汪長源等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下。森布如織。申刻。邦昌入門。金將送者及門而返。邦昌之入也。徑詣尙書省。百官敦請卽皇帝位。猶豫未決。緣軍前先有指揮故也。邦昌與百官相見。慟哭盡哀。從官卿監郎官十員。畫

夜直宿。續增作十五員。掌管事務。并使臣十員。祇應三衙。亦同宿直。金帥令勸進于尙書省。邦昌臥病不食者四日。故有諸公掇送之言。次日。金國文字來。限三日立邦昌。不然。下城屠戮。都人震恐。三日。金使來。促勸進。取推戴狀。衆人泣勸再三。方從。留守司遂以推戴狀申。欲以初七日行册命之禮。邦昌誓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塗炭一城邪。遂止。初六日。閣門制儀榜。擇次日。卽皇帝位。是日。有內親事官數百人。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孥。焚所居。謀赴義于金水門外。統制官吳革爲首。被誅。初七日早。百官僧道會于尙書省。奉册寶入門。涕泣上馬。至西府門。佯爲昏曠。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西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國會大師以下五十人。持御衣紅繖來。設于幕次。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册寶。册文略曰。天命實假于我手。當仁不讓。歷數乃在于爾躬。咨爾張邦昌云云。可卽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帥揖邦昌上馬出門。百官導引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卻弗御。步升殿。于御牀西側。別置一椅坐。文武合班賀。傳指揮云。本爲生靈。非敢竊位。其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時雍權領尙書省。吳玠莫儔皆權樞密院。呂好問門下侍郎。徐秉哲中書侍郎。范瓊以斬吳革功。陞正任觀察。除殿帥。大抵往來議事者。玠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制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先是。金帥送邦昌入城。時邦昌堅不肯立。久之。百官有進言于邦昌曰。相公權立。他日相公爲伊呂。爲王莽。皆在相公處之。邦昌乃勉強從之。曰。某以九族保此。

一城人方邦昌册立時。百官對金帥皆慘怛。邦昌亦色喪。惟孖儔輩欣然。若有所得。十二日。邦昌手詔曰。近迫大國之威。俾救斯民于水火。諸公橫見推迫。不容于自裁。近覽文牒狀牒。至有以聖旨稱之。夫聖孔子不居。則予一人其何敢焉。應今後有自內傳出者爲中旨。有面得者爲面旨。出四方者爲宣旨。邦昌每日于迎陽門上罷去。閣門儀制。設常禮畢。與執政侍從以上對坐議事。語則稱名字。遇金人至則遽易服。衛士等曰。伶人往日作雜劇。每裝假官人。今日張太宰作假官家。金人如蕭慶、耶律廣、王芮、高尚書、曹少監等。邦昌向在軍前鞠躬俯伏不暇。至是皆列拜塔下。邦昌辭讓。則曰。陛下不受臣拜。見元帥必死。今日陛下。乃昔日南朝天子也。十四日。金帥以邦昌之請。罷括金銀。邦昌往謝金帥。議七事。迎接殿下。相揖以升。致賓主禮。酒三行。二十八日。金帥回師。邦昌僭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南薰門。設香案。率百官士庶北望慟哭。謂二帝北遷也。二十九日。邦昌服赭袍。張紅蓋。乘馬出南薰門。餞別二帥。及午而返。肆赦。至蔡州不行。乃收之。迎宋元祐皇后垂簾。四月初十日。邦昌避位。邦昌僭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見羣臣稱予不稱朕。旨稱面旨。由內降。只曰中旨。宣示四方。則曰宣旨。手詔則曰手書。至于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張邦昌謹封。大抵每事不敢有僭意。逼迫金國之命耳。其後死于潭州。方邦昌抵貶所。寓居潭州天寧寺。寺有平楚樓。取唐沈傳師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得宋帝賜死詔。徘徊退避。執事者迫之登樓。邦昌仰首。忽覩平楚二字。長嘆就縊。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一

齊國劉豫錄

劉豫字彥遊。景州阜城人。家世爲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官郡縣。召除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盃紫紗衣。及是言者發其宿醜。豫因上疏自明。徽宗赦勿問。未幾累章言禮制局事。上批云。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送吏部與差遣。遂出爲兩浙訪察。抵真州。喪妻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高宗幸揚州。樞密使張慤與豫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于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強悅遲留未行。俾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豫欲換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煩。不許謁見。豫懷憾而去。到郡惟務酷刑。以快私忿。除父子容隱條。犯者皆相坐罪。金師侵山東。豫遣子出戰。金兵圍之數匝。令郡倅張東往援。金兵解去。遣人啗豫以利。俾令投拜。豫與東出城。百姓攔路。願守不降。豫不從。因出城詣軍前通款。是年夏。以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使說東京留守上官晤令叛。晤焚書斬使。又以賂啗晤左右喬思恭。宋厚。俾說晤反。晤屠之。天會間。濟南有漁得鱷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有附豫姦黨言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爲豫受命之符。于是齊魯之間。僉附會爲推戴。而豫亦使子麟齋重寶陰賂粘罕。左右求僭立。粘罕遂注意于豫。豫詭詞乞立張孝純。金主又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百姓所欲立者。衆未及對。獨豫

鄉人進士張浹越次應之曰願立豫其議遂決是月戊申金主遣西京雲中府留守高慶裔禮部侍郎韓防備禮以璽綬立豫册文曰册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世修子禮永貢虔誠材爾封疆竝同楚舊豫遂僭立于大名以李孝揚權左丞張東權右丞兼吏部侍郎以子麟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前太原尹張孝純守尙書右丞相以弟益爲大名留守王夔爲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爲東京以汴京爲西京以歸德爲南京豫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爲雲從子弟應募者六千人又以境內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爲三衛官曰翼衛曰勳衛曰親衛二年升一等及六年卽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是時金師南征回俾李鄴李侁李儔鄭億年臣于豫豫除儔御史億年工部侍郎冬遣孝純奉册寶册母翟氏爲皇太后妻錢氏爲皇后民間房縉以十分爲率伍釐納官十一月詔曰王者受命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紀嘉號以爲天下更新乃者卽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故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爲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李鄴留守東平李儔知單州李侁陽穀令馮長寧請立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是年依倣金國法鄉各爲寨推土豪爲寨長五家爲保雙丁籍一爲軍月兩點集呈試合格者與補助用正軍不願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爲五軍單丁夜巡雙丁上教每調發一人卽同保四人備衣甲錢糧等費凡三年一替惟効用正軍官爲請給時有百姓醉酒罵豫你是何人要作官家大宋何負于爾豫斬

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有大利害。乞引見。豫既召到。卽言莫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好西夏無援。豫榜于市云。上國聞知。與生靈爲害不細。斬首號令。

阜昌二年。麟封梁國公尙書左丞相。張昂權右丞相。十月。遣弟益守汴京。徙李儔知襲慶府。十二月。東京官屬并父老史平及僧道捧表請遷都。詔史平補上州文學。僧道賜齋。

阜昌三年四月。遷都于汴。是日。暴風大作。屋瓦震動。都人大恐。豫曲赦以安之。奉祖考于舊太廟。追尊

其祖爲徽祖毅文皇帝。父爲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遷弟益爲京兆留守。劉麟以所籍鄉軍簽爲

本府十三軍。網羅英俊。置諸左右。嘗語其參謀馮長寧等曰。趙氏宣政閒。童蔡掌兵權。幕府從事。皆關冗

取具之人。一旦金兵入界。召問之。面已無生色矣。諸公宜以前車爲鑒。常博祝簡進遷都賦。又進國馬

賦。其大略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豫手批褒答。減二年磨勘。西京兵士

賣玉注椀。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鞠之。知得于山陵中。遂以劉從善爲河南淘沙官。發山陵金人

發不盡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爲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窖及無主墳墓中物。六月。大雨。豫以爲德政

所感。製疏語使子麟代謝于相國寺中太乙上清宮。張孝純致仕。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

知開封府。九月。長星見。皇太后死。諡曰慈獻。宋厚上書言利害。豫以其說上官晤之。故特錄用之。

李侁言什一稅法利害。可採。遷監察御史。李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

阜昌四年二月葬太后于東平儀仗一如朝廷禮。但所標揭皆田家村嫗之衣。是月賜狀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五月馮長寧許伯通刪修什一稅法。大略云宋之季世稅法害民權豪兼併元元窮蹙。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言指斥南宋尤甚。豫批定國轉一官。

阜昌五年四月以許青臣爲殿前太尉折毀景靈宮得真宗玉石像碎爲二十八段。九月手詔誣汚南朝。其略曰朕膺受天命撫治中原永惟吳越巴蜀江湖嶺海皆定議一統之地憫其淪陷不忍用兵且冀久自悔艾稍能革其不道故爲請于大金欲割江表之地而封之豈圖怙惡不悛蔑棄大德乃敢僞通使聘密圖吞噬先乘不備之隙攻劫汝潁後舉烏合之衆侵掠鄧襄至妄肆蜂蠆之毒有取燕雲之謀若尙加舍忍則南北生靈何有休息安泰之期是用提督大軍直搗僭壘播告天下明體至懷。

阜昌六年正月朔日食。豫兵與宋師迎戰。齊兵屢敗。繼聞宋帝親征。兀尤詭示渡江之形。金軍宵遁。麟以騎兵還定遠。一夜馳二百四十里。入宿州始少安。西北大恐。尋多散亡。榜以金主崩。名曰班師。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稅法。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百兩。大銅錢三百萬。是日天地晦暝。八月麟出獵。陳留義黨百餘人欲擒以南歸。事覺。悉斬于汴京。劉復知濟南。劉觀知淮寧軍。十月民鬻子者。官以百稅。有告李儁。罵丞相張昂口極。降五官爲虢州監酒。十二月張東卒。

阜昌七年春。狀元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爲講武殿。九月以許青臣權大總管。子麟領東

南道行臺尙書令馮長寧行臺戶部侍郎行軍參謀李鄴行臺右丞講武議軍事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兩路南寇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宣化以姪劉貌統之西路奔廬州以子劉麟統之李成孔彥舟關師古輩皆在麾下手詔榜示指斥尤甚于五年淮泗之役軍之始行也臨汝軍守宋著部夫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繼斬使臣趙倚麟因語人曰已去趙宋矣尋大敗于濠壽之間失軍車七千兩船七百隻亡歿散走者大半喪器甲交鈔軍需犒設之物不可勝計于是廢貌爲庶人免劉復官徙劉觀爲東路留守以妻弟翟綸爲南京留守

阜昌八年四月有羣梟鳴于後苑又有鳥數千鳴于內作休也之聲豫立賞掩捕獲一梟者賞五千五月無雲而雷龍起于宣德門左掖滅宣德二字豫遽命修之八月遣戶部員外郎黃元英監場游何與金主乞兵并力南寇皆以宋師進臨長淮爲辭旣望順昌府報喜旗到稱江南副統制酈瓊等全軍人馬并淮西百姓十萬衆歸附以戶部侍郎參謀李師雄充接納官九月十二日到京以酈瓊爲靖難軍節度使知鞏州以劉光時爲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爲南京副總管王世忠前軍統制斬賞後軍統制自餘授官數十人仍遣馮長寧再與金主乞兵十月壬寅平康鎮濠寨官賈百祥見星殞不覺失聲曰齊帝星殞矣禍在百日之內同坐者慮他人告者連累因捽拽赴劉麟麟問可禳否答曰惟在修德麟奏其伴狂壬子斬于汴京十一月以私憾棒死東京富民孟思齊于東市丙午金主廢豫爲蜀王詔曰勅行臺

尙書省。朕不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蜀河以南。割爲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過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迨今八稔。尙勤兵戍。安用國爲。寧負爾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于弊政。用一陶于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爲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事件。已委所司。畫下。

初。麟豫父子之欲南寇也。知金主戒淮蜀之敗。不肯輕動。遂妄言南宋將欲寇淮。遣黃元英。游何乞兵。時撻辣兀朮示以難色。及酈瓊來歸。又令馮長寧以酈瓊等條具南宋將欲進取事迹聞于金帥。于是金主若不得已而從之。俾以齊兵權聽金國節制。悉令調發赴陳蔡宿亳汝潁之間。約麟單騎河頭議事。夤夜進發。至是麟以鐵騎二百抵濬滑之間。來見撻辣。金兵圍之數重。擒赴汴都。由梁門至東華門入。以騎二百守宣德門左右掖門。兀朮及五郎君三路都統入大內。邀逼豫出見撻辣。既至宣德門。兀朮揮鞭以馬騎圍逼至東闕門。命一羸馬載之而去。囚于金明池。命百官有司皆仍舊。以齊國尙書省爲金國行臺尙書省。散出文榜。買賣不許關閉。仍以小番揚言齊王虐民。命廢之。放五釐免行錢。散鄉軍。敲殺貌事人。教爾百姓快活。爾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于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有馬四萬二千。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有絹二百七十萬。有金一百二十萬。有銀六千萬。有糧九十萬。方州不在此數。豫宮嬪百餘人。姪身者九。其子麟侍婢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內爲姪佚。以獻女獻妻得官。

進姊進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揖、紛紛皆是。甚者如廉公謹以女奉麟，以妻伴之。麟并以二人進豫，于是遂以公謹監禮料庫。如侯湜爲長葛令，有入已贓萬餘緡，事發知不免，以女進豫，豫以爲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爲金牌天使，宣傳撫問陝西，其汙淫有至于此。在帝位八年，割剝百姓，下至倡優，無不日納官錢。劉復、劉益皆豫之弟，劉猊乃劉觀之子，悉善聚斂，碌碌無他能，獨劉益積而能散，待下有禮，頗得士卒歡心，是故廢豫日亦忌之，用計掩捕，餘待之若無人。至今恣其任便居住，皇后錢氏宣和閒出宮，後爲賊所掠，賣身與豫爲針線婢，故宮庭事豫皆取法于錢。先是邢希載、毛澄之徒皆說豫陰通南朝，共雪國恥，豫斬之。至是廢遷相州，留錢五百萬，命道士醮薦之。十二月自相州徙上京，改封曹王，年六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二

立楚國張邦昌冊文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三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同格于治粵惟有宋實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權馳星輅而講好期于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搆端怙亂反義爲仇譎給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黎元號令滋章紀綱紊弛況所退非其罪所進非其功賄賂公行豺狼塞路天厭其德民不聊生而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父既無道于前子復無斷于後以故徵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高聽卑神幽燭細旌旗一舉都邑立摧且眷命攸囑謂之大寶苟歷數改卜未獲偷安故用黜廢以昭元鑒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從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諸官都部署尙書左僕射權簽樞密院事韓某等持節備禮以璽冊命爾爲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爾勿疲于述職問音歲致我無緩于

忱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宮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與。予懋乃德。嘉乃不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

立齊國劉豫冊文

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九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位爲己私職在救民迺知王者爲道器威罰旣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舉白旄而誓師衆妖氛旣掃區宇式寧越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卽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啓覺階陰結叛臣賊虐宰輔鳩集姦慝擾亂邊陲肆朕纂承仰循先矩姑存大體式示涵容乃復蔽匿逋逃誇大疆域肆其貪很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鄰取其受賜之鄉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終無聽從巧爲辭拒爰命將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師傅汴首罪犇淮嗣子哀鳴請復歡好地畫三鎮誓卜萬年凡有質委悉同父約旣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墨未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使人陰起事端以故再遣師徒詰茲敗類又起畫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旣昧神明乃昭元鑒京城摧破鼎祚淪亡無并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不料懦庸難勝重任妄爲退讓反陷誅鋤奉命出和已作潛身之計提兵入衛反爲

護己之資。忍視父兄。甘爲俘虜。事務雖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于僭號。心之幸禍。于此可知。乃遣重兵。連年討捕。始聞遠竄。越在島夷。重念斯民。亂于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庇。咨爾中奉大夫。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知東平府。節制大名府。開德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劉豫。夙擅敢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遇世。百里雖智。亦奚補于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于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愚民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又定。衰救亂之謀。安變持危之策。使民無事。則囊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綱紀。修制度。省刑罰。而出煩酷。發倉廩。而息蟲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攷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戴。宜卽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使留守西京。特進檢校太保。尙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光祿大夫。尙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軍。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竝從楚舊。更須安集。自適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民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謀。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

金國檢視大宋庫藏

絹五千四百萬疋

金三百萬錠

珍寶未見實數

金國取去大宋寶印

皇帝殿寶十四

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

天子之寶

天子信寶

皇帝行寶

御書之寶

無字寶

宣和御書之寶

青玉二

大物段子一千五百萬疋

銀八百萬錠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天子行寶

皇帝之寶

皇帝信寶

御書之印

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皇帝恭膺天命之印



傳國寶

金九

御前之寶

御書之寶

天下合同之寶

印中書示
省文字

御前錫賜之寶

印賜月
茶藥合

皇帝欽崇國祀之寶

印香合
詞表

銀一

尚書內省出納之印

印破除

皇后殿金一

皇后之寶

太子殿金一

皇太子寶

太子妃金一

受命于天既壽且康

宣和殿寶

天下同文之寶

御前之寶

御宣

書詔之寶

印詔書



太子妃印

宗族隨二帝北遷

太上道君皇帝

太上皇后

欽宗皇帝

皇后

皇太子諶

鄆王楷

肅王樞

景王杞

濟王栩

康王構不在京

祁王模

夫人朱氏

夫人任氏

夫人田氏

夫人曹氏

夫人邢氏

夫人曹氏



男三人

男二人

女宗姬二人

女宗姬六人

女宗姬二人

莘王桂

夫人嚴氏

徐王棣

夫人王氏

沂王樛

和王棫

信王榛

未出閣王公

安康郡王樞喬貴妃位

嘉國公椅任婉容位

溫國公棟小王嬖好位

昌國公柄王婉容位

韓國公相關婉容位

已出降帝姬

嘉德帝姬都尉曹寅

崇德帝姬都尉曹成

建安郡王樸任婉容位

瀛國公樾喬貴妃位

相國公挺王貴妃位

儀國公桐大王嬖好位

安德帝姬都尉宋邦光

茂德帝姬都尉蔡條

成德帝姬

都尉向子房

順德帝姬

都尉向子辰

未出降帝姬

華福帝姬

喬貴妃位

令福帝姬

王婉容位

寧福帝姬

崔美人位

柔福帝姬

莘王府位

諸妃嬪

王貴妃

章貴妃

王婉容

王婕妤

五王宮

燕王偲

洵德帝姬

都尉田丕

顯德帝姬

都尉劉文彥

惠福帝姬

喬貴妃位

純福帝姬

小王婕妤位

永福帝姬

崔美人位

喬貴妃

王貴妃

關婉容

小王婕妤

越王偁

吳王儂

永寧郡王

妃嬪共一千二百人

和義郡王偉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三

天文

國初用兵行師。未知有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法。天文之官亦未備。自後割遼疆之半。始得遼之太史如忒孛萌未極。毋三數人。皆明天文。占驗數中。始有挈壺供奉等官。方幹。離不南下之際。時宋徽宗禪位與欽宗。太史占帝星復明。大驚欲回。郭藥師時在燕山。謂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京城之圍。金太史占十一月二十一日午時。宋京城當破。其後果然。

地理

國初之時。族帳散居山谷。地僅千餘里。自後并遼。得大遼全盛之地。其後深入中原。舉大江以北皆有之。疆宇始廣矣。其初居草地。名會寧。號上京。僻在一隅。亮始徙燕。遂以渤海遼陽府爲東京。山西大同府爲西京。中原大定府爲北京。東京開封府爲南京。燕山爲中都。號大興府。卽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金國之盛。極于此矣。

燕京制度

國初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後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爲上京。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城邑室宮。無異于中原。州縣廡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車馬雜遝。自前朝門直抵後朝門。盡爲往來出入之路。略無禁制。每孟春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幼。皆聚觀于殿側。民有訟未決者。多邀駕以訴。至熙宗始有內庭之禁。煬王弑。熙宗築宮室于燕。逮三年而有成城之四圍。凡九里三十步。天津橋之北曰宣陽門。中門繪龍。兩偏繪鳳。用金釘釘之。中門惟車駕出入。乃開。兩偏分雙單日開一門。過門有兩樓。曰文曰武。文之轉東曰來寧館。武轉西曰會同館。正北曰千步廊。東西對焉。廊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太廟。向西曰尙書省。至通天門。後改名應天樓。高八丈。朱門五。飾以金釘。東西相去一里餘。又各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內城之正東曰宣華。正西曰玉華。北曰拱辰。及殿凡九重。殿凡三十有六。樓閣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嬪居之。西出玉華門曰同樂園。若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盡在于是。

都城四圍。凡七十五里。城門十二。每一面分三門。其正門兩傍。又設兩門。正東曰宣曜。陽春。施仁。正西曰灝華。麗澤。彰義。正南曰豐宜。景風。端禮。正北曰通元。會城。崇智。此四城十二門也。此外有宣陽門。卽

內城之南門。上有重樓。制度宏大。三門竝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通天門。卽內城之正南門也。四角皆堞樓。瓦琉璃。金釘朱戶。五門列焉。門常扃。惟大禮祫享則由之。宣華乃內城之正東門。玉華正西門也。左掖。東偏。右掖。西偏門也。各有武夫守衛。士夫過者不敢瞬目。拱辰卽內城正北門也。又曰後朝門。制度守衛。一與宣華玉華等。金碧翬飛。規模壯麗矣。

汴京制度

汴京制度。宣宗所遷。大概依宋之舊。鄒伸之奉使時。同官屬遊故宮。宮牆四角皆有樓。高五丈。每樓一所。兩傍各有屋以裹牆角。自左掖門向西三十步。橫入一門。號左昇龍門。入此門卽大慶門外。由峻廊上俯闕城市。正望丹鳳樓後。下樓卽右昇龍門。此兩門外。左右掖門橫通。大慶門外。其門有三。中曰大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門傍皆列戟。入此門望見大慶殿。殿前有兩樓對峙。東曰嘉福。西曰嘉瑞。大慶殿屋十一間。龍墀三級。傍堞殿各三間。峻廊後與兩廡相接。殿壁畫四龍。各長數丈。乃宣宗渡河後畫。中有御畫小龍。用拱斗門成一方井。如佛正殿。蓋中有一金龍。以絲網罩之。此正衙也。轉御屏。下峻階數步。一殿曰德儀殿。有三門。中曰隆乎。左曰左隆平。右曰右隆平。入此門東西兩扉。望見隆德殿。卽宋垂拱殿也。殿庭中東一鐘樓。西一鼓樓。殿屋五大間。傍各殿三間。塔上龍墀一級。東西兩閣門竝樓。屋下有門通往來。此常

朝殿也。此殿後又一庭院。有門曰仁安。東西兩門。東出東華。西出西華門。入仁安門。望見仁安殿。龍墀兩廊。皆如龍德殿規模。卽宋延英殿也。自此後兩殿有門。皆有船軒連接。兩邊廊屋。止用黑漆窗戶。意謂必宮人居于此。乃內殿百官不到。前四殿皆琉璃筒瓦。一殿曰德和。一殿曰福寧。後又有一小殿。殿後有直舍。此殿後卽內宮牆門。有門兩重。出入後苑。十數步閒。過一小溪橋。有仁智殿。溪中有龍舟。仁智殿下兩巨石高三丈。廣半之。東一石有小碑。刻勅賜昭慶神運萬歲峯。西一石刻獨秀太平巖。乃宋徽宗御書。刻石填金。殿後有石壘。成山高百尺。廣倍之。最上刻石曰香石泉山。山後挽水上山。水自上流下。至荆玉澗。又流至湧翠峯。下有太山洞。水自洞門飛下。復由本路出德和殿。迤邐至大慶門外。橫從右昇龍門出。卽宋後朝門。榜曰啓慶之宮。入宮門後有三門。中曰德昌。左曰文昭。右曰光輿。制度宏麗。金碧輝暎。不可勝言。出啓慶門。復入右昇龍門。過大慶門外。出左昇龍門。向東行。一門向南。榜曰聖壽宮。左安泰門。右明昌門。卽金國太后宮。入宮門直入一門。榜曰徽音。又一門。榜曰光熙。望見徽音殿。長樂殿。入光翼門。繁禧門。有德壽殿。復出此宮。卽祕閣。柱左掖門之西。五門之東。卽古待漏院。自五門望南向丹鳳門。中間禁路。兩廊千步。廊盡處向東一屏牆。向南一大門。卽大廟門。內三門。門上竝畫蟠龍。殿字二十五閒。高大宏麗。兩傍修廊。東西各開一門。與廊相通。蓋百官陪位入此兩門。甚便。殿上十一室。盡榜金國祖宗諡號。每一室計三閒。東邊一門。西邊一窗。嵌一小石室。上下有石廣三丈。石門一合。可開閉。係藏神主處。遇祭祀迎神。

主出石室。祭畢，復藏殿宇，出大廟向西行，向南一門，卽社壇，周圍皆牆，外四門，遇祭則開，迎四方之氣。宮室制度，金國時有更改，大抵皆宋朝之舊也。

陵廟制度

金國不設宗廟，祭祀不修。自平遼後，所用宰執大臣多漢人，往往告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廟。若七世之祖未修，四時之祭未舉，有天下者可不念哉！金主方開悟，遂立太廟。迨海陵王徙燕，再起太廟，標名曰衍慶之宮，奉安太祖、太宗、德宗。又其東曰元廟，奉安元祖、大聖皇帝、楊割，追尊遠祖，起自七代，龜福以下，各加尊諡，立廟祭祀。

國初，祖宗止葬于護國林之東，逮海陵徙燕，始令司天臺卜地于燕山之四圍，歲餘方得良鄉，縣西五十里，大洪谷曰龍城寺，峯巒秀出，林木隱映，眞築陵之處，遂遷祖宗于此，唯熙宗葬于山陰，蓋以刑餘，遂不入陵。

國初無祭祀之禮，至海陵徙燕，築陵于西南九十餘里，大洪山及太廟元廟告成，始有尊祖之議。時奏議多陳郊祀配天之事，海陵恥效南朝舊制，令更討論之。禮官再進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乃上古之制，禘當取夏四月，禘當取冬十月，海陵從之，詔告天下，遂令太常寺備大樂，具九節儀，從待期往焉。至是月吉。

日先一夕宿于正殿。次日凌晨，令導從之人各服五色畫衣，執旌、幢、斧、鉞、幡、蓋、羽扇，自內城至廟，夾道駢肩而立。徐布九節儀從，奏樂及歌者皆乘馬。近御座衣元纁，服袞冕，執圭。乘玉輅，九龍御座。至廟禮畢，易金輅，服遠遊冠，絳紗袍，奏樂而回。逮世宗立，因而行之。至今不廢。

儀衛

建國之初，儀衛護從，止類中州守令。在內庭間，或遇雨雪，雖后妃亦去襪履，跣足而行。至熙宗立，始設儀衛將軍，寢殿中底弩手，繖子，迨幸燕，始乘玉輅，服袞冕，儀從方整肅。時令翰林侍制邢具瞻作引導詞曰：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間。稼穡艱難，蒼生洗眼秋光裏。今日見天顏，金瓜玉斧沈煙和，舞蹈六龍閑。歌謳道詠皆相似，天子壽南山。護從悉具，若尋常出獵，觀田多無定制，或數百騎，或千騎，前後皆執旗，旗上繪以日、旗曰御座，繖或紅或黃，如或排駕而出，一與南朝同。導前者皆弩手，繖子，其人各長六尺八寸，衣以真錦團花袍，金鍍銀帶，簇金蛾，拳脚幘頭，雙引而前，皆散手。及半方有執旗者，約千餘隊，旗之後曰駕頭，駕頭之後曰護衛將軍，皆衣紫窄袖衫，金帶幘頭，腰懸弓矢，竝馬而行，約數百。至曲蓋，其形六角，紅羅曲柄，飾以文彩。一護軍執之，以爲儀式。蓋之後曰御座馬，左右二副點檢領之。馬之後曰寢殿小底，衣帶乘騎，一與護衛等，止無弓矢，而腰以深紅包袱，又約數百。及駕，或乘逍遙，或乘步輦，或乘馬，臨時取旨，其上張

蓋表裏皆紅羅。獨微曲駕之後。護衛小底。不計其數。又其後曰馬軍栲栳隊。數千隨焉。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四

旗幟

金國以水德王。凡用師行征。旗皆上黑。雖五方皆具。必以黑爲主。尋常車駕出入。止用一日旗。與后同乘。則加月旗。二旗相閒而陣。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旗卽以紅綃爲日。刺于黃旗上。月旗卽以素帛爲月。刺于紅旗上。近駕則又有日月大繡旗二。如大禮。祿享册封。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備焉。然五方五星。五嶽。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日月合璧。一。象。二。天王。二。海馬。二。鷹隼。二。太白。三。近御。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繪神物。以猛士執之。傍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執名曰蓋天。

車繖

后妃竝用殿車。其車如五花樓之狀。上以錦緣青氈爲蓋。四圍以簾。秋冬亦用氈。竝用錦緣。桂廊白板。泥皆飾以金玉。或四輪。或兩輪。竝朱車之四角。后用金鳳。妃用金孔雀。如一品。二品車之四角。竝用銀螭頭。

國主繖或紅或黃無定。以金龍爲頂蓋。后用金鳳。太子用金龍。妃紫繖。用金孔雀。一品青繖。用銀浮圖。二品三品用紅浮圖。四品五品青浮圖。

服色

服色各以官品論。如五品官便可服五品服。如武臣至四品皆橫金。文臣則加魚。不待錫賜而許自服焉。國主視朝服純紗幘頭。窄袖赭袍。玉遍帶。黃滿領。如遇祭祀册封告廟。則加袞冕法服。平居閒暇。皂巾雜服。與士庶無別。

太子服純紗幘頭。紫羅寬袖袍。象簡玉帶。佩雙玉魚。

王公服。謂親王及三公服。紫羅寬袖袍。紗製幘頭。象簡玉帶。佩玉魚。

正一品。謂左右丞相。左右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服紫羅袍。象簡。玉帶。佩金魚。

從一品。謂左右丞。左右參知政事。崇進。特進。樞密察院使。服紫羅袍。象簡。金帶。佩金魚。

二品。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榮祿大夫。服紫羅袍。象簡。御仙金帶。佩金魚。

三品至四品。謂文臣資德大夫至中順大夫。武臣龍虎衛上將軍至定遠大將軍。並服紫羅袍。象簡。勃枝

金帶。文臣則加佩金魚。

五品。謂文臣中議大夫至朝列大夫。武臣廣威將軍至宣武將軍。並服紫羅袍。象笏。紅鞞烏犀帶。文臣則帶金魚。

六品至七品。謂文臣奉政大夫。至儒林郎。武臣武功將軍至忠顯校尉。文臣則服緋。武臣則服紫。並象笏。紅鞞烏犀帶。文臣佩銀魚。

八品至九品。謂文臣文林郎至將仕郎。武臣忠勇校尉至進義校尉。文臣則服綠。武臣則服紫。並象笏。黑鞞角帶。

千官品列

諸國王府號

趙王府大府名二十。

幽王府次府名三十。

諸王府小府名三十。

宮師府掌保護東宮。導以德義。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詹事院 掌總統東宮
內外庶務

太子詹事

太子少詹事

太子左衛率府率

太子右衛率府率 掌周衛導從
儀仗之事

太子左監門

太子右監門 掌門闕
禁鑰

太子僕正

太子副僕正



太子僕丞。掌車馬廐牧
弓箭鞍轡。

太子掌寶二員。掌奉寶
其出入。

太子典儀

太子贊儀。掌司贊
禮儀。

太子侍正。

太子侍丞。掌冠帶衣服
右給使之事。左

太子典食令。

太子典食丞。掌承奉
膳羞。

太子侍藥。

太子奉藥。掌承奉
醫藥。

太子掌飲令。

太子掌飲丞。掌承奉湯
酒果之事。茶

太子家令。

太子家丞。掌營繕裁植
鋪設燈燭之事。



太子司經

太子副司經掌經史圖書筆硯事

太子司藏

太子副司藏掌庫藏財貨出入事

太子司倉

太子副司倉掌倉廩出納及薪炭等事

太子中侍局都監

太子中侍局同監掌東閣內禁令及省察官人廩給諸物

太子左諭德

太子右諭德

太子左贊善

太子右贊善掌贊諭導德侍從文章

親王府屬官

王傅掌師範輔導參議可否

親王外任兼京府節鎮同知



府尉掌警嚴侍從

司馬掌總統本府之事

文學掌贊導禮儀資廣學問

諸駙馬都尉公主府府名

金源廣平

平原

南陽常山

太原

平陽東平

安定

延安

內命婦品

一品妃貴妃 淑妃德妃 賢妃

二品九嬪昭儀 昭容昭媛 修儀修容 修媛充儀

三品二十七世婦 婕妤九員

四品美人 九員

五品才人 九員



六品。 八十一御妻。 寶林二十七員。

七品。 御女二十七員。

八品。 采女二十七員。

外命婦品

正一品。 大長公主。 長公主。

從一品。 郡主。

正二品。 縣主。

東宮命婦品

宮正。 司正。 典正。 女史。

東宮

三品。 良娣二員。

四品。 良媛二員。

五品。 承徽十員。

七品。 昭訓十六員。



九品 奉儀二十四員

女官職員

尙宮 尙儀 尙服 尙食 尙寢 尙功 宮正

右六尙局該女職一千餘員

文官

正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 儀同三司

從一品 特進 崇進

正二品 金紫光祿大夫 銀青光祿大夫

從二品 榮祿大夫 光祿大夫

正三品 資善大夫 資政大夫 資德大夫 資正大夫

從三品 正奉大夫 通奉大夫 中奉大夫 通議大夫

正四品 正議大夫 通議大夫 嘉議大夫 中議大夫

從四品 中大夫 中大夫 少中大夫 中大夫

正五品 中大夫 中憲大夫 中議大夫 中順大夫



從五品朝議大夫

朝散大夫

正六品奉議大夫

從六品奉直大夫

正七品承直郎

從七品承直郎

正八品承文林郎

從八品承文林郎

正九品將仕郎

從九品將仕郎

武官

正一品開府儀同三司

從一品特進

正二品金紫光祿大夫

從二品光祿大夫



正三品 龍虎衛上將軍 金吾衛上將軍

從三品 奉國上將軍 輔國上將軍

正四品 昭武大將軍 昭毅大將軍

從四品 安遠大將軍 定遠大將軍

正五品 廣威大將軍 宣威大將軍

從五品 信威將軍 顯武將軍

正六品 武節將軍

從六品 武義將軍

正七品 承信校尉

從七品 忠顯校尉

正八品 忠勇校尉

從八品 修武校尉

正九品 保義校尉

從九品 保義副尉



司天

自司天、太醫、內侍、教坊、官各立二十五階。止于從四品。其服色品第與文武官同。惟不佩魚。若過正官者。

亦同文武
官佩魚

從四品 欽授大夫

正儀大夫

正五品 靈憲大夫

明時大夫

從五品 雲紀大夫

協紀大夫

正六品 紀和大夫

從六品 探時郎

正七品 究微郎

從七品 明緯郎

正八品 推策郎

從八品 校景郎

正九品 正秩郎

從九品 司歷郎



太醫

從四品保宜大夫

保康大夫

正五品保頤大夫

保安大夫

從五品保善大夫

保嘉大夫

正六品保合大夫

從六品保全郎

正七品成正郎

從七品成順郎

正八品成全郎

從八品醫正郎

正九品醫效郎

從九品醫痊郎

內侍

從四品中散大夫
中侍大夫

中尹大夫



正五品中列大夫

中衛大夫

從五品中常大夫

中益大夫

正六品中良大夫

從六品通禁郎

正七品通掖郎

從七品禁直郎

正八品掖直郎

從八品內直郎

正九品司贊郎

從九品司關郎

教坊

從四品雲韶大夫

仙韶大夫

正五品章德大夫

長寧大夫

從五品景雲大夫

雲和大夫



從九品	正九品	從八品	正八品	從七品	正七品	從六品	正六品
和節郎	司律郎	和樂郎	協樂郎	司比郎	調音郎	純和郎	肅和郎
和音郎	司音郎	樂樂郎	樂樂郎	樂音郎	和和郎	和和郎	嘉成大夫
							慶善大夫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五

雜色儀制

周歲節假日儀。

元日假三日。前後各一日。

寒食假五日。自一百五日前一為限。

冬至立春重五立秋重九旬假。文字急速不在此限。

日月食六齋等儀。

遇日月蝕禁酒樂斷屠六齋。初八十四上七十五並不許殺生。

官民婚聘財禮儀。

一品不得過七百貫。三品以上不得過五百貫。五品以上不得過三百貫。六品以下及上戶庶人不得

過二百貫。中下戶不得過一百貫。若婚嫁和同不以等數為限。

禁斷紅門儀。

除寺觀五嶽四瀆孔子廟許紅門餘竝禁斷。

責保就試儀。

舉人應試而或公事在案。罪犯不至徒刑者。聽責保試。若武官并諸經及第官人已在任。欲應進士舉者。如不犯賊私追當罪。聽告所屬申覆本部所聽。就試曠闕月日俸祿不及。

三代同居儀。

三代同居孝義之家。委所屬申覆朝廷。旌表門閭。仍免戶下三年差發。軍役不在此限。

割股孝悌儀。

爲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舅、姑、割股者。奴婢爲親房同。竝委所屬申覆朝廷。官支絹五匹。羊兩。酒兩瓶。以勸孝悌。

致仕遷官半俸儀。

官職不拘品從。七十以上告致仕者。遷兩官。六十以上遷一官。給半俸外。不及六十。未至衰老。止是疾病難任職事者。止合給半俸。更不在遷官之列。

職官立碑建祠儀。

職官在任。雖有政迹。百姓不得立碑建祠。若去思而建者聽。

隨衙每年公用酒曲儀。

京尹及統軍司、各三百都運司、招討司、諸府、各二百諸轉運司、節鎮、各三百防禦州、百四刺史、州軍、百八

諸縣、六十倚郭司縣、不在此限。

職官交代見月筭月儀。

謂如不于月初一日皆爲月。以三十箇月爲任。管課官不在此限。三品以上、內外同五諸京都運及諸路轉

運使、六十郡牧使、三周防禦使、四十仍不得于界首禮上。

職官授訖差除儀。

一千里、程限二十日二千里、程限二十五日三千里、程限三十日四千里、程限三十五日五千里、程限四十日隨朝官一千里、程限二十日

千里、程限十五日三千里、程限二十日三千里外、程限二十五日

其假內欲赴任。若有事須早遣者。不拘此限。行程馬日行七十里。驢及步人日行五十里。車三十里。

職官接送人力儀。

職官接送人力。于合破數內各給一半。在任身故者亦同。若送還者。須到本所給回文聽還。

職官上任給俸儀。

職官上任不過初二日。罷任已過初五日者。竝給當月俸。春秋衣各于二仲月給授。職官授訖差除。緣

公幹留住未得之官者計程外聽給到任祿若文牒未至前官依舊在任者其祿兩支後官已到前官差出者亦同職官每月合得俸麩竝依隨處估直支錢不得支本色

鎮城院務儀

鎮城院務監當官雖管百里內者掌本鎮賊盜并城門鎖鑰百里外者兼煙火詞訟

長官差出帶印儀

州軍已上長官遇差出者各許帶本職印餘印訖竝付本衙門使用

屬官獻香茶儀

監臨官遇元日生日受統屬官所獻香茶酒肉菓實同計直十貫以下者聽卽同職連判官及因親相與者

非

職官告侍親求醫致仕儀

職官告侍親親雖未八十及自病求醫解職并年六十以上告致仕者竝聽皆謂無所規避者若解由到部或未赴任而有年老及病患難勝職任告致仕者亦聽竝許隨處官司受理驗實轉申尙書省

朝拜祖廟儀

但有祖廟處官長初赴任以入城日至廳署盥訖便往朝拜以次官竝陪位北面立班隨朝拜初上之

官在前。別爲獨班。再拜訖。升階。上殿。再拜。繙笏。上香。跪。一奠茶。三奠酒。出笏。就位。一拜。又再拜。訖。降階。復位。再拜。訖。乃退。

進士參賀儀。

外任官長初到任。如有管內進士參賀。竝用名帖。具儒服。襪子外。躬揖問候。官長位前立答。于佐貳以下。竝用客禮。

隨朝迎拜赦詔儀。

宣赦于應天門外。設香案及設香。與于案前。又于東側設棹子。自皇太子宰臣以下序班。候班定。閣門官于箱內捧赦書出門。置于案。閣門官案東立。南向稱有赦。贊皇太子宰臣百僚再拜。皇太子少前上香。設拜復位。皇太子宰臣百僚再拜。閣門官取赦書授尙書省都事。都事跪受。及尙書省令史二人。舉捧同陞于棹子讀。百官皆跪聽。讀訖。赦書置于案。都事復位。百官再拜。搢笏舞蹈。出笏。伏。興。再拜。拱衛直以下。三稱萬歲訖。乃退。

誥勅

立國之初。多沿遼制。文武官五品除授。竝用黃紙爲勅牒。五品以上方用誥。誥用五色綾。三品方用羅。二

品一品加銷金。或曰瑞草。或曰祥鸞。皆遍地焉。軸或木。或牙。或犀。或七寶。皆隨品從除授。依舊以黃紙爲牒。又加白紙爲宣。惟三品郡夫人以上。語軸與羅銷金外。加錦囊。罩以紅絡。飾以小金鈴金鐸。制作極華麗。

除授

選舉之外。有奏補法。有世襲法。有封贈法。其奏補法。不論文武。有奏補任子恩。如狀元及第。初授承德郎。迨海陵煬王之世。特加一官。授奉直大夫。係從六品。便可蔭兩子。且如蔭補格法。一品蔭七人。竝補閣門祇候。二品蔭六人。三品蔭五人。竝補內供奉班祇候。四品蔭四人。五品蔭三人。六品蔭二人。竝補供奉班祇候。無致仕遺表恩澤。其世襲法。世襲千戶。金國深重其賞。非宗室勳臣之家。不封。勳臣之家。亦止本色人及契丹奚家而已。所襲官職。亦非一等。上自明威將軍。下至千戶三百戶。若襲封之人亡。及因他故合去官者。許令長男繼之。如長男已亡。或篤廢疾者。長孫繼之。長子與長孫俱亡。次子繼之。本枝絕。兄弟繼之。兄弟無。近親繼之。其封贈法。皆依宋朝舊制。止無加封。若既封之後。必待及品格。則再封兼。止從其官。不從其職。文臣則朝列大夫。武官則宣武將軍以上。惟五品官方聽封贈。

天會皇統科舉

科舉取士有瀋州榜。真定榜。平州榜。至太宗天會十年。國內太平。下詔如契丹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之法。每科舉時。先于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策作一日。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爲鄉試。悉以本縣令爲試官。時秀士有未願赴者。州縣必根刷遣之。願試之士。唯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自關西至河東就雲中。自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子于燕。名曰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勅頭。亦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勅頭補承德郎。視南朝之承議。上甲皆賜緋。七年卽至奉直大夫。謂之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五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遷大夫。中下甲服綠。例賜銀帶。府試差官取旨。尙書省降劄。知舉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封彌。謄錄。監門之類。試闈用四柱。揭綵其上。目曰至公樓。主文登之以觀試。或有私者。停官不敘。仍決沙袋。親戚不迴避。尤重書法。凡作字點畫偏旁微誤者。皆曰雜犯。先是攷校畢。知舉卽唱名。近歲上中下甲雜取十名。納之國中。下翰林院重攷。實欲私取權貴也。攷校時不合格者。日榜其名。試院一開。餘人方知中選。熙宗立。又增專經神童。法律三科爲雜科。然不擢用。止于簿尉。專經至于爲直省官。事宰執。持筆硯。童子科止有趙憲甫位至三品。此太宗。熙宗。繼世取士之科也。

天德科舉

海陵煬王弒熙宗自立。改皇統曰天德。甚有尊經術崇儒雅之意。始設殿試。又以鄉試聚于州。限三人取一人。府試分六處。河北、東路、西路、中都路于大興府。臨洮、會寧、東京等路于大定府。西京、河東南路、北路于大同府。大名路、山東、東路、西路于東平府。南京等路于開封府。京兆、鄜、延、慶、原、熙、秦等路于漢中府。並限四人取一。省試以五百人爲定格。殿試亦黜落中第之人。多寡不等。臨期取旨。又將第一人特加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第二、第三人止授徵仕郎。其餘並授從仕郎。次舉又罷專經經義神童。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律爲雜科。至世宗立。省試各添論策第一場。將殿試第一人依舊承德郎。第二、第三人儒林郎。並賜綠。餘皆從仕郎。至今不易。此海陵煬王天德以後科舉之制也。大金國自太宗開闢之後。狀元凡二十餘人。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六

皂隸

皂隸出身與蔭人等甚以爲重。如州郡都吏出職，竝補將仕郎，授錄事、判官、司候、司判、市丞。至儒林、蔭子、部吏缺人，令州縣擇人貢之。十年無公私過，補昭信校尉，授下縣令，或錄事。漸亦可至州同知。

浮圖

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捨男女爲僧尼。惟禪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帥府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披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竝賜紫。國師在京之老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師。國主有時而拜服，貞紅袈沙，升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僧錄、僧正，帥府僧職也，皆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爲任，任滿則又別擇人。張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遣之，竝服紫袈裟。都綱，列郡僧職也，亦以三年爲任。有師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維那，縣僧職也，僧尼有訟者，杖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竝申解僧錄都綱司。

道教

金國崇重道教。與釋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後。燕南燕北皆有之。所設道職。于帥府置司。正曰道錄。副曰道正。擇其法籙精專者授之。以三年爲任。任滿則別擇人。其後熙宗又置道階凡六等。有侍宸。授經之類。諸大貴人奉一齋施。動獲千緡。道教之傳。有自來矣。

科條

金國之法極嚴。殺人剽劫者。搯其腦而致之死。籍其家爲奴婢。親戚欲得者。以牛馬財物贖其贓。以十分爲率。六歸主。四沒官。罪輕者決柳條。罪重者贖。以物貸命。則割耳鼻以誌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于其中。罪無輕重。悉笞背。州縣官各許專決。當其有國之初。刑法竝依遼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袋。以革爲囊。實以沙石。繫于杖頭。人有罪者。持以決其背。大率似脊杖之屬。惟數多焉。自熙宗立。始加損益。首除沙袋之制。至皇統閒。又下學士院。令討論條例。頒行天下。目之曰皇統新制。近千餘條。海陵弑熙宗自立。又去脊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斬刑者。與上古之制一也。處死者。免決重杖。止令綖絞也。流者。無流罪。止流犯人之家屬也。徒者。非謂脊杖代徒。實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上。皆死罪也。徒五年則決杖二百。四年則

百八十三。年百六十二。年百四十一。年百二十。杖無大小。止以荆決。譬實數也。拘役之處。逐郡有之。曰都。在院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上工。無所不可。脚腕以鐵爲鐐。鑰鎖之。罪輕者用一。罪重者二之。朝。縱暮收。年限滿則逐便。不妨依舊爲百姓。刑法與舊不相遠。唯僧尼犯姦者死。強盜不論得財與不得財。竝處死。強姦者斬。與古法異矣。

赦宥

金國以赦宥最爲大事。或改元。或生子。或册封。或遷都。或災異。竝皆肆赦。罪減等一例放之。每赦必有恩。內外大小文武百官。竝與覃遷一資。季年一歲兩赦。海陵立。嘗謂赦宥非國家常典。若惠姦宄。則賊良民。詔示天下。自今以往。更不議赦。不兩年躬自蹈之。其後復有改正隆赦。迨世宗立。纔數年。閒已降三赦。然。洪忠宣公松漠紀聞云。北朝惜赦無効。需余啣命十五年。纔見兩赦。一爲余覩姑叛。一爲皇子生。豈是時。天會年閒惜赦。而此後不復惜邪。

屯田

屯田之制。出自上古。金國之行。比上古之制尤簡。廢劉豫後。慮中國懷二三之意。姑置屯田軍。非止女真。

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給以官田，使自播種以充口食。春秋量給衣服。若遇出軍之際，始給錢米，米不過十斛，錢不過數千。老幼在家，依舊耕耨，亦無不足之歎。今屯田出處，大名府、山東、河北、關西諸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千戶，每千戶止三百人，所居止處，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落間，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內。

田獵

金國酷喜田獵。昔都會寧，四時皆獵。海陵遷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時無地可獵，候冬月則出，一出必逾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隨焉。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豬鹿散走于圍中，國主必先射之，或以鷹隼擊之。次及親王近臣，出圍者許餘人捕之，飲食隨處而進，或與親王近臣共食。遇夜或宿于州縣，或宿郊野無定。海陵以其子光瑛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廟，世宗立尤甚，有三事令臣下不諫，曰：作樂，曰飯僧，曰圍場，其重田獵如此。

兵制

金國凡用師征伐，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下至百戶，飲酒會食，略不閒別，與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

無閉塞之患。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卽漫滅之。不聞人聲。軍將大行。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卽爲特將。任其事。暨師還。戰勝。又大會。問有功者。隨功高下支賞。舉以示衆。薄則增之。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七

兩國往來誓書

大宋與大金國誓書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宋皇帝致誓書于大金皇帝闕下。天之所助者信。履信思乎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昨以大聖皇帝創興。併有遼國。遣使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緣爲遼國。尙爲大金所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并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直物色。常年搬送南京。平州。改爲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綠鑿二千栲栳。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閒諜。誘擾邊人。若盜賊并賊。捉歸本國。依法科罪。訖賊雖不獲。踪迹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內。地各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人使往來。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歡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專具披述。不宣。謹白。

金國回大宋誓書

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誓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在誅弔。貴國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併有遼國。願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允。迺者親領兵至。全燕一方。不攻自下。尙念始欲惇好。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民戶。與之如約。今承來書。緣以遼國尙爲大金所有。同前云云社稷傾危。本朝志欲協和萬邦。大示誠信。故與燕地。兼同約誓。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如變渝在彼。一准信誓。不以所與爲定。專復書披達。不宜謹白。

大宋誓書及差康王出質

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欲卜萬年。偶因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至使歡盟變爲兵革。遂致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次子郎君先克京城。事至于今。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事李棣等趨詣軍前。引過乞和。正月十日。乃承計議使高永張愿恭齋到文字。大開容引。備諒純誠。拯救生靈。惇結盟好。載惟高義。深劇感悚。已戒攸司。悉從定約。太上皇與大金大聖皇帝及今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回書。當依契丹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放黃河。更不爲界。其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土。係自大金後。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于內別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管擒制交送。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

納。若是與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出處。臨時兩平兌易。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界流離而來。併係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會到并已死外。應有逃叛。盡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金銀匹帛并雜物折物。決無寵惡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盟。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竝依前立誓書施行。遠冀英懷。永同重誓。今差給事中李鄴、左武大夫高世則充計議使副。伏惟照察。謹白。

金國元帥回奏

大金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翰離不。正月十二日大宋皇帝遣使降到誓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于改悔。來踐舊好。敍定兄弟之義。卜于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爲感切。遞解重圍。收聚兵馬。鈴束將校。更不令驅虜殺戮。既復舊約。欲成長久。切慮歲輸物帛稍多。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責。委酌中理會。今又減放一百萬貫。常年只納一百萬貫文。折納并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仍爲今歲分撥疆土事忙。直候來年正月依舊例交納。如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變。神明得殛。俾墜其師。伏乞照察。謹奏。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八

京府州軍

二十路

中都路

南京路

西京路

東京路

北京路

臨洮府路

會寧府路

咸平府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河東南路

河東北路

山東東路

山東西路

大名府路

京兆府路

鄆延路

慶原路

熙河路

秦鳳路

京府都鎮防禦州軍等級

京都六留守司五處

上等二處

中都大興府

南京開封府

中等三處

北京大定府

西京大同府

都運司一處大興府置司。

中都路

轉運司十三處

南京路開封府置司

西京路大同置司

河東南路平陽置司

山東東路益都置司

河北東路河間置司

陝西東路京兆置司

會寧府路隆州置司

統軍司三處

南京路南京置司

東京遼陽府

上京會寧府地名金源。



北京路大定置司

東京路咸平置司

河東北路太原置司

山東西路東平置司

河北西路真定置司

陝西西路平涼置司

陝西路京兆置司

山東路益都置司

招討司三處

西南路豐州置司

東北路秦州置司

提刑司九處

中都西京路

北京臨潢路臨潢置司

上京曷懶等路上京置司二

河北東西大名府河間置司

山東東西路濟南置司

總管府十四處

上等七處

平陽府建雄軍

益都府鎮海軍

西北路桓州置司

南京路南京置司

東京咸平府路東京置司

河東南北路汾州置司

陝西東西等路平涼置司

真定府成德軍

東平府天平軍

京兆府永興軍

大名府天雄軍

中等四處

河間府羸海軍

臨洮府鎮洮軍

下等三處

延安府彰武軍

臨潢府地名西樓

散府八處

上等二處

河中府護國軍

中等三處

歸德府宣武軍

平涼府平涼軍

太原府勇武軍

慶陽府安國軍

鳳翔府鳳翔軍

咸平府安東軍

濟南府

河南府德昌軍



下等三處

廣寧府

彰德府

節鎮三十九處

上等十處

絳州絳陽軍

懷州沁南軍

密州安化軍

潞州昭義軍

冀州安武軍

中等十處

代州振武軍

雄州永定軍

兗州泰定軍

興平府

定州定武軍

萊州定海軍

滄州橫海軍

汾州汾陽軍

邢州安國軍

同州定國軍

保州順天軍

邠州靜難軍

涇州彰化軍

奉聖州武定軍

下等十九處

蔚州忠順軍

許州昌武軍

豐州天德軍

鄧州利汝軍

鞏州通遠軍

應州彰國軍

益州遼海軍

懿州寧昌軍

秦州德昌軍

桓州威遠軍

防禦二十一處

朔州順義軍

平州興平軍

義州崇義軍

徐州武寧軍

嵐州鎮西軍

鄆州保大軍

隆州利汝軍

雲內州開遠軍

宗州歸化軍

錦州臨海軍

衛州河平軍

上等七處

博州

洺州

孟州

沂州

中等七處

清州

華州

鄭州

宿州

下等七處

陝州

隸州

秦州

德州

棣州

亳州

茶州

濟州

泗州

肇州

河州

陳州



隴州

刺史七十五處

上等十四處

解州

沃州

澤州

耀州

原州

隰州

會州

中等二十五處

涿州

灤州

曹州



景州

深州

石州

環州

汝州

蘭州

德順州

薊州

瀋州

淄州

登州 單州 初州 沁州 濱州 恩州 邳州 乾州 坊州 通州
下等三十六處

易州 順州 遂州

嵩州 唐州 遼州 海州 濰州 濟州 開州 丹州 寧州 通州 霸州 利州



信州

慶州

澄州

宏州

睢州

壽州

莫州

威州

滑州

宣德州

商州

獻州

忻州

淨州

安州

安肅州

復州

韓州

貴德州

建州

蠡州

武州

管州

濮州

魏州

吉州

洮州

撫州



寧邊州

十六軍竝改作州。

上等三州

泰安州

寧海州

中等三州

平定州

莒州

下等十州

岢嵐州

保德州

綏德州

蔚州

積石州

東勝州

滕州

鈞州

寧化州

隰州

保安州

鎮戎州

來遠州



總計京府州軍一百七十九處。

城寨保關一百二十二處。

縣六百八十三處。

鎮四百八十八處。

添稅務一百八十二處。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九

初興風土

女貞在契丹東北隅。地饒山林。田宜麻穀。土產人參、蜜蠟、北珠、生金、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鷂、海東青之類。獸多牛、馬、麋、鹿、野狗、白鼯、青鼠、貂鼠。其人勇悍善騎射。喜耕種。好漁獵。每見野獸之蹤。躡而求之。能得其潛伏之所。又以樺皮爲角。吹呦呦之聲。呼麋鹿而射之。其居多依山谷。聯木爲柵。或覆以板與樺皮。如牆壁。亦以木爲之。冬極寒。屋纔高數尺。獨開東南一扉。扉旣掩。復以草網繆塞之。穿土爲牀。煨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厚毛爲衣。非入室不撤衣屨。稍薄。則墮指裂膚。唯盛暑如中華內地。俗勇悍。喜戰鬥。耐飢渴。苦辛。騎上下崖壁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其樂唯鼓笛。其歌惟鷓鴣曲。第高下長短如鷓鴣聲而已。其疾病無醫藥。尙巫祝。病者殺豬狗以禳之。或用車載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其親友死。則以刀斨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其祀祭。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其道路無旅店。行者息于民家。主人初則拒之。拒之不去。方具飲食而納之。其市無錢。以物博易。無工匠。其舍屋車帳。往往自能爲之。其禮則拱手退身。踞右膝。蹲左膝。拱手搖肘爲

拜其節序元旦則拜日相慶重五則射柳祭天稅賦無常隨用度多寡而斂之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斂科發刻箭爲號事急者三刻之多以牛驢負物遇雨則張牛革以禦之緩則射獵急則戰鬥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大小皆屬焉。

男女冠服

金俗好衣白辮髮垂肩與契丹異垂金環留顛後髮繫以色絲富人用珠金飾婦人辮髮盤髻亦無冠自滅遼侵宋漸有文飾婦人或裹逍遙巾或裹頭巾隨其所好至于衣服尙如舊俗土產無桑蠶惟多織布貴賤以布之粗細爲別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禦寒所以無貧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紵絲綿紬爲衫裳亦閒用細布秋冬以貂鼠青鼠貉皮或羔皮爲裘或作紵絲四袖貧者春夏竝用布爲衫裳秋冬亦衣牛馬豬羊貓犬魚蛇之皮或獐鹿皮爲衫袴襪皆以皮至婦人衣白大襖子下如男子道服裳曰錦裙去左右各闕二尺許以鐵條爲圈裹以繡帛上以單裙籠之。

婚姻

金人舊俗多指腹爲婚姻旣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渝塔納幣皆先期拜門親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

餘車多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旣貯之。其次以瓦旣列于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焉。先以烏金銀盃酌飲。貧者以木酒三行，進大軟指，小軟指。如中國寒具。次進蜜饌。人各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淪建茗，留上客數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塔黨羅拜其下。謂之男下女。禮畢，塔牽馬百匹。少者十匹，陳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馬者視之。好則留，不好則退。留者不過什二三。或皆不中選。雖塔所乘亦以充數。大抵以留馬少爲恥。女家亦視其數而厚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塔皆親迎。旣成婚，留于婦家。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婦用奴婢數十戶，牛馬數十羣。每羣九牝一牡，以資遣之。夫謂妻爲薩那，妻謂夫爲愛根。

一云：婚家富者以牛馬爲幣。貧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敘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有求娶欲納之，則攜而歸。後方具禮，偕來女家以告。父母死則羣母，兄死則其嫂，叔伯死則姪，亦如之。無論貴賤，人有數妻。

飲食

飲食甚鄙陋。以豆爲漿。又嗜半生米飯。漬以生狗血及蒜之屬。和而食之。嗜酒好殺。釀米爲酒。醉則縛之。俟其醒，不爾殺人。



大金國志卷之四十

許奉使行程錄

宋著作郎許元宗爲賀金主登位使。時太宗嗣立之次年。在宋爲宣和六年也。自雄州起。直至金主所都會寧府。共二千七百五十里。是時金國禮南使甚厚。猶未渝盟。今自臨安府餘杭門起。至雄州三千二百七十里。又自雄州至上京會寧府二千七百五十里。通計六千零二十里。

第一程 自雄州六十里至新城縣

離州三十里。至白溝巨馬河。源出代郡涿水。由易水界至此合流。東入于海。河闊止十數丈。南宋與契丹以此爲界。舊容城縣附雄州。歸信縣寄里。自壬寅年冬于河北岸創築容城縣新壘。過河三十里。到新城縣。契丹阿保機入寇。唐莊宗以鐵騎五千敗之于新城。卽此地。舊爲契丹邊面。自與宋朝結好。百餘年閒。樓壁僅存。

第二程 自新城縣六十里至涿州

涿州古涿郡。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卽此地。昔爲契丹南寨邊城。樓壁竝存。及郭藥師舉城內屬。

不經兵火。人物富盛。井邑繁庶。近城有涿河。劉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

第三程 自涿州六十里至良鄉縣。

良鄉乃唐莊宗時趙德鈞鎮邊幽州。歲苦契丹侵鈔轉餉。乃于鹽溝置良鄉縣。卽此地。置燕山府。自經兵火之後。屋舍居民靡有子遺。帥臣復加修築。樓壁奕然更新。離良鄉三十里。過盧溝河。水極湍激。每候水淺深。置小橋以渡。歲以爲常。近年都水監輒于此河兩岸造浮橋。建龍祠宮。彷彿如黎陽三山制度。

第四程 自良鄉六十里至燕山府。

燕山乃古冀州地。舜以冀州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幽陰之地。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賂。建爲南京。又爲燕京。析津府。戶口安堵。人物豐庶。州宅用契丹舊大內。壯麗奩絕。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綿繡組綺。精絕天下。蔬蔬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求。水甘土厚。人多技藝。民尙氣節。秀者讀書。次習騎射。耐勞苦。旣城後。遠望數十里。宛然如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國也。國初更府名曰燕山。軍額曰清成。周圍二十七里。樓壁高四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地塹三重。城門八開。

第五程 自燕山府八十里至潞縣。

潞縣東半里許有潞沙。曹操征烏丸，袁尚等鑿渠自漚沱，由派水入潞沙，卽此地也。

第六程 自潞縣七十里至三河縣。

三河縣隸薊州。後唐趙德鈞于幽州東置三河縣以護轉輸，卽此。

第七程 自三河縣六十里至薊州。

薊州乃漁陽也。因問天寶祿山舊事，人無能知者。

第八程 自薊州七十里至玉田縣。

玉田縣之東北去景州百二十里。自甲辰年金人雜奚人直入城劫擄，每邊人告急，四月之內凡三至。盡屠軍民，一火而去。宣撫使王安中創築此縣，後改爲經州。

第九程 自玉田縣九十里至韓城鎮。

鎮有居民可二百家，竝無城。

第十程 自韓城鎮五十里至北界清州。

出韓城鎮東行十餘里至金國所新立地界，竝無溝塹，惟以兩小津墩高三尺許，其兩界地東西闊約一里許，內兩界人戶不得耕種，行人竝依奉使契丹條例，所至州備車馬護送至界首，前期具國信使。

副職位姓名關牒。北界備車馬人夫以待。彼中亦如期差接伴使。副于界首伺候。兩界各有幕次。行人先令引接齋國信使副門狀過。彼亦令引接以接伴使副門狀回示。仍請過界。于例三請方上馬。各于兩界心對馬立。引接互呈門狀。各揚鞭虛揖如儀。以次行焉。四十里至清州。各相勞問。州元是石城縣。金國新改爲清州。兵火之後。居民纔百餘家。是晚酒五行進飯。其食品不可向口。自此以東。遇館頓或宿程。其供應人旋于居民漢兒內選之。每遇迎送南使。則給銀牌入。主幹者各懸一枚于腰間。名曰銀牌天使。

第十一程 自清州九十里至灤州。

灤州古無之。唐末天下亂。阿保機攻陷平營。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不堪命。多逃亡。依阿保機爲主。築此以居之。州處平地。負麓面岡。東行三里許。亂山重疊。形勢險峻。河經其閒。河面闊三百步。亦控扼之所也。水極清深。臨河有大亭。名曰濯清。爲塞北之絕郡。守將迎于此回程。錫宴是州。

第十二程 自灤州四十里至望都縣。

民旣入契丹。依阿保機。卽于所居處創立縣名。隨其來處鄉里名之。故有望都安喜之號。唐莊宗以鐵騎五千退保望都。卽此縣也。

第十三程 自望都縣六十里至營州。

營州古柳城。舜築也。乃殷之孤竹國。漢唐遼西地。金國討張鼓。是州之民屠戮殆盡。存者貧民十數家。是日行人館于州宅。古屋十數楹。庭有大木十數株。枯腐蔽野。滿目淒涼。使人有弔古悼亡之悲。州之北六七里。間有大山數十。其來甚遠。高下皆石。不產草木。特立州後。如營衛然。恐州以此得名。

第十四程 自營州一百里至潤州。

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淪關。竝無堡障。但存遺趾。有居民三數家。登高四望。東自碣石。西徹五臺。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巒。中有五關。居庸可以行大車。通轉餉。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路。盡兔徑鳥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馬。山之南地。則五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未數十里。則山童水濁。皆瘠鹵。彌望黃茅白草。莫知其極。蓋天設此以限南北也。自茲以東。類皆如此。更不再敘。

第十五程 自潤州八十里至遷州。

彼中行程。竝無里堠。但以行徹一日。卽記爲里數。是日行無慮百餘里。金人居常行馬。率皆奔軼。此日自早飯罷。行至暝方到。道路絕人煙。不排中頓。行人飢渴甚。自茲以東。類皆如此。

第十六程 自遷州九十里至習州。

遷州東門外十數步。卽古長城所築遺址宛然。

第十七程 自習州九十里至來州。

無古迹所云。

第十八程 自來州八十里至海雲寺。

離來州三十里卽行海東岸。俯挹滄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寺去海半里許。寺後有溫泉二池。望海東有一大島。樓殿萃塔坡之上。有龍宮寺。見安僧十數人。是夜行人皆野盤。

第十九程 自海雲寺一百里至紅花務。

此一程盡日行海岸。紅花務乃金人煎鹽所。去海一里許。至晚金人饋魚數十枚。烹作羹。味極珍。

第二十程 自紅花務九十里至錦州。

自出榆關東行。路如平掌。此微有登陟。經由十三山下。

第二十一程 自錦州八十里至劉家莊。

是後行人俱野盤。

第二十二程 自劉家莊一百里至顯州。

出榆關以東行。南瀕海。北限大山。盡皆粗惡不毛。至山忽峭拔。摩空蒼翠萬仞。全類江左。乃醫巫閭山也。成周之時。以醫巫閭作鎮。其遠如此。

第二十三程 自顯州九十里至兔兒渦。

第二十四程 自兔兒渦六十里至梁魚務。

離兔兒渦東行。卽地執卑下。盡皆萑苻。沮洳積水。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名曰遼河。瀕河南北千餘里。東西二百里。北遼河居其中。其地如此。隋唐征高麗。路皆由此。秋夏多蚊虻。不分晝夜。無牛馬能致行。以衣被包裹胷腹。人皆重裳而披衣。坐則蒿草薰煙稍能免。務基依水際。居民數十家環繞。彌望皆荷花。水多魚。徘徊久之。頗起懷鄉之思。

第二十五程 自梁魚務百零三里至沒咄寨。

離梁魚務東行六十里。卽過遼河。以舟渡。闊狹如淮。過河東亦行淀五十里。舊廣州惟古城。有貧民三五家。是夜宿沒咄寨。

第二十六程 自沒咄寨八十里至瀋州。

第二十七程 自瀋州七十里至興州。

契丹阿保機破勃海國。建爲東京路。自此所至屋宇雖茅茨。然居民稍盛。食物充足。離興州五十里。至銀州中頓。又四十里至咸州。

第二十八程 自興州九十里至咸州。

未至咸州一里許。有幕屋數間。供帳皆備。州守出迎。禮如制。就坐樂作。有腰鼓、蘆管、笛、琵琶、方響、箏、笙、鑾、篥、大鼓、拍板。曲調與南朝一同。酒五行。樂作迎歸館。次日早有中使撫問。別一使賜酒果。一使賜宴。赴州宅就坐。樂作。酒九行。食品雜進。名曰茶飯。金國每賜宴必貴臣押伴。是日押伴貴臣被酒。輒大言。說金國強盛。控弦百萬。無敵于天下。使長折之曰。宋有天下二百年。幅員三萬里。勁兵數百萬。豈爲弱邪。某啣命遠來。賀大金皇帝登寶位。大金皇帝止令大尉來伴行人酒食。何嘗令大言以相罔也。辭色俱厲。押伴者氣懾。及賜宴畢。例有謝表。曰。祇造鄰邦。中使讀之曰。使人輕我大金也。表辭不當。用邦字。論語云。蠻貊之邦。使長正色而言曰。書不云乎。協和萬邦。詩不云乎。周雖舊邦。皆邦字。而中使止誦此一句以相問。表不可換。須到闕下。當與讀書人理會。中使無多言。中使無以答。使長許元宗饒之樂平人。以材被選。爲人蘊籍。似不能言者。臨事敢發如此。金人壯之。

第二十九程 自咸州九十里至同州。

自咸州四十里至肅州。又五十里至同州。離咸州卽北行。州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始遍。地宜稼黍。東望大山。金人云。此新羅山。山內深遠。無路可行。其間出人參。白附子。深處與高麗接界。山下至所行路可三十里。

第三十程 自同州三十里至信州。

回程錫宴于此。

第三十一程 自信州九十里至蒲里字董寨。

第三十二程 自蒲里四十里至黃龍府。

契丹阿保機初攻渤海射黃龍于此地。卽建爲府。是日州守迎迓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錫宴一如咸州制。自此東行。

第三十三程 自黃龍府六十里至托撒字董寨。

府爲契丹東寨。當契丹強盛時。擒獲異國人。則遷徙散處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靺鞨。東有女真。韋室。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紇。黨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俗。凡聚會處。諸國語言語不通。則各爲漢語以證。方能辨之。

第三十四程 自托撒九十里至漫七離字董寨。

道傍有契丹舊益州賓州空城。

第三十五程 自漫七離一百里至和里閒寨。

漫七離行六十里卽古烏舍寨。寨枕混同江湄。其源來自廣漠之北。遠不可究。自此有南流五百里接高麗。鳴綠江入海。江面闊可半里許。寨前高岸有柳樹。沿路設行人幕次于下。金人乞師李靖居于是。

靖累使南朝。此排中頓。由是飲食精細絕佳。時當仲夏。籍樹陰。俯瞰長江。涼飈拂面。槃礴少頃。殊忘鞍馬之勞。過江四十里。宿和里閒寨。

第三十六程 自和里閒寨九十里至甸孤孛董寨。

自和里閒寨東行五里。卽有潰堰斷塹。自北而南。莫知遠近。界隔甚明。乃契丹昔與女真兩國古界也。八十里直至來流河。行終日無寸木。地不產泉。人攜水以行。豈天以限兩國也。來流河闊三十餘丈。以船渡之。五里至甸孤寨。自此以東。散處原隰。間盡女真人。更無別族。無市井。買賣不用錢。惟以物相貿易。

第三十七程 自甸孤寨七十里至達河寨。

第三十八程 自達河寨四十里至蒲撻寨。

是日金使前來排辦祇候。

第三十九程 自蒲撻寨五十里至館。

行二十里至兀室郎君宅。接伴使副具狀辭。館伴使副于此始見。如接伴禮。金國每差接伴館伴。送伴諸客省使。必于女真。渤海。契丹人物。白皙詳緩。能漢語者爲之。復有中使撫問。賜酒果宴。竝如常儀。畢。又行三十里至館。館惟茅舍數十間。堂室皆帟幕。武夫守護甚嚴。此去北庭尙十里。是日賜酒果。次早。

館伴同行馬。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曠野。閒有民居千餘家。星羅碁布。更無城郭里巷。率皆背陰向陽。又三里。命去傘。近闕北。乍百步有阜。宿圍繞三數頃。竝高丈餘。云皇城也。至于宿門。就龍臺下馬歇定。酒三行。少頃。聞鞞鼓聲入。歌引三奏。樂作。閣門使及祇坐班引入。卽奉國書及陳禮物于庭下。傳進如儀。贊通拜舞。拊蹈訖。使副上殿。以次就坐。餘竝退。山棚之左曰桃源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牌曰翠微宮。高五七丈。建殿七棟。甚壯。榜額曰乾元殿。塔高四尺。階前土壇。方闊數丈。名曰龍墀。殿內以兵數千人。分兩壁立。四面興築架屋數千百間。金主御座前。施朱漆銀裝金几。椀果。榼酒器皆金玉。酒味食品皆珍美。樂部二百人。乃契丹教坊四部也。酒行食畢。各賜襲衣袍帶。使副以金。餘人以銀。謝畢歸館。次日。中使賜酒果。復賜餼。以綿帛折充。次日。再謁北庭。赴花宴。竝如儀。酒三行。樂作。鳴鉦擊鼓。百戲出場。酒五行。各起就帳。戴色絹花各二十餘枚。謝罷復坐。酒七行歸館。次日。又有中使賜酒果。復有貴臣就賜食。并伴射于館內庭下。乃設樂。酒三行。伴射貴臣。館伴使副。國信使副離席就射三矢。弓弩從使用之。勝負各有差。就賜襲衣鞍馬。次日。朝辭。儀如見時。酒果畢。就殿上請國書奉下殿。賜使副襲衣物帛鞍馬三節。人物各有差。拜辭訖。就館。酒行樂作。名爲惜別之會。又曰換衣燈宴。酒三行。各出衣服三數件。或幣帛交遺。常時相聚。惟勸酒食。不敢多言。至此夜語笑甚款。不計巡。以醉爲度。皆舊例也。次日。回程。起發至兀室郎君宅。館伴使副展狀辭。送伴使副于此相見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皆如來時。至信。

州、灤州同。此回程不再敍。至清州將出界。送伴使副。夜具酒食。亦爲惜別之會。出衣服數件。或幣帛交遺。情意甚勤。次早發行。至界有幕次。下馬而望吾界。旗幟甲馬。車輿帟幕以待。人皆有喜色。少頃。樂作酒五行。上馬復同送伴使副。過我幕次。作樂酒五行。上馬復送至兩界中。彼使副回馬對立。馬上一盃。換所執鞭。以爲異日之記。引接展狀。舉鞭揖。則各背馬回顧。少頃。進數步。躊躇爲不忍之狀。如是乃行。彼中人情皆悽惻。爲之揮淚。南人無之。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94888)

本國學基
叢書大
金國志
二冊

每部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

者

宇

文

懋

昭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上海及各埠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本書校對者 沈抱秋

謝雨東
曹芥塵)

D四四七七平

平



229

著者 (宋) 宇文懋昭撰

Author

書碼

Call No.

625.6

5463

書名 大金國志 四十卷 : 下

Title

登錄號碼

Accession No. 007936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12 25	張大麟		
6 6	張大麟		
6 18	張大麟		
12 18	張大麟		
12 21	張大麟		
5 8	張大麟		
8 7	張大麟		

國立中央圖書館

625.6

書碼 5463

登錄號碼

007936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07936





普